

20¢

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內政部登記證警字

半月刊

THE YOUNG COMPANION

№ 93.

第九十三期

SEPTEMBER 1st 1934

九月一日出版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良友圖畫雜誌

每冊大洋二角，外埠寄費另加二分。

半月刊，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民國十五年創刊）

第九十三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審查證　審字第二七八號

出版兼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創辦人兼總經理　伍聯德

總編輯　馬國亮

編輯　魏南潛　謝恩祈　萬籟鳴

英文說明　陸上之

本報畫片不許轉載

定閱價目

預定全年二十四冊（另附特刊一冊）

中國境內及日本各埠　全年洋四元四角

歐美各國及南洋羣島　全年七元

香港及澳門　全年五元

郵寄費一概在内

（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特約代理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重慶良友公司
南京良友公司
廈門良友公司
北平良友公司
漢口良友公司
紐約良友公司
新嘉坡美美圖書公司
香港美美圖書公司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南北美洲及中國各省均有代售

定戶注意：凡直接在本總公司直接定閱之定戶，如有遺失漏寄等情，請即函知本總公司函賬部查補，至向各分公司或代理處定閱者，則請向各該公司或代理處查詢，不必逕函本總公司，以符手續，而利進行，爲盼。

郵購注意　凡由萬國郵匯匯款購閱書報者，務須同時另函詳列匯款人姓名地址。

20¢ A Copy THE YOUNG COMPANION No. 93

Pictorial Magazine

Published Semi-Monthl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851 North Szechuen Road P. 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Cable: Liyoprinco, Shanghai.

良友畫報第九十三期目録

本期原無目録，為了便于檢索，復印時特予補編。







牛乳非經改良
不能餵飼嬰孩

牛乳之生所以餵稚牛者也牛為反芻動物具有三胃與嬰孩之體質及消化力大不相同故不能僅以乾牛乳餵飼嬰孩其理甚明愛蘭百利代乳粉係以牛乳大加改造又特加入多量之維他命D故與母乳之成分及效力相仿又分為一號二號三號三種可以適合初生至三個月三個月至六個月及六個月以上之嬰孩不同之需要凡缺乏乳汁者以此餵飼嬰孩絶對安全且有宏效

愛蘭百利代乳粉



衣食住的新聞



廣州近郊，近因開闢馬路掘出骸骨萬餘具，當地慈善界哀之，乃派員檢拾，安葬，庶幾白骨孤魂，不至死無葬身之所也。（遠東社）

Many coffins have been upturned and skeletons exposed as a result of extensive highway building around Canton. The bones are afterwards re-buried in earthen wares by the Charity Assoaication there.

湖北今年水旱，災情奇重，爲數十年來所未有，各縣災民扶老攜幼，紛赴省會待賑，流離顛沛，爲狀至慘。（舒少南攝）

North Hupeh threatened by famine. Picture shows women and children in the distressed area waiting for relief.

螺祖發明蠶絲，教民造衣裳，造福人類至大：廣州第二次蠶展中，特在會場中擺設螺祖故事，藉資紀念。（黃劍豪攝）

Story of Lou Tso's discovery of silk-worm reproduced at the 2nd Silk Exhibition in Canton.

不日落成之國府主席官邸，築於南京總理陵園附近，樓分三層，式參中西，畫棟雕樑，內外鏤刻極精，美麗華貴，兼而有之，右爲全景。下爲一部份屋層之近景。（國際社）

Scene of the magnificent President's Mansion at Nanking after its completion.

編輯室

二與四之比

前兩天，有位朋友來看我，在談話中說起本誌，他說，「現在的良友雜誌是太薄了，拿以前的比起來，差得很遠呢。」

我沒有答辯，祇在口袋裏拿了三隻雙角子，分開兩邊排在桌上，一邊是一個，另一邊是兩個相叠着，我說，「朋友，你以爲兩個雙角和一個雙角應該那一邊厚一點呢？」

其實，月出兩册，兩册合起來，不是也比從前更厚麽？

閒話少說。却說本誌從月刊改爲半月刊，因爲時間緊促，所以無形中一切都像重新幹過一般。已往三期，因屬初辦，自己也很不滿意，一直到這一期，才覺得稍可告慰。從這一期起，讀者諸君大概都已感覺到，這一期的材料，編排，印刷，和墨色，都和從前有點兩樣。封面和書內的紙張更比前不同。可是因爲紙張的質料更好，重量便跟着增加起來。且不必說改換更好紙張所貼的成本，僅說郵費一項，我們已因牠的重量超過而多付出幾百塊錢了。兩角錢雖然是比四角錢薄，可是我們總想設法使兩角錢弄得厚一點（也許將來還要表現一個奇蹟，把兩角錢變爲四角錢一般的厚呢！），祇要那損失的程度是我們所能負担得起的話，爲酬讀者的盛意，我們是願意犧牲的。

郁達夫因酒誤事

酒最誤事，尤以對郁達夫先生爲然。這回他從杭州到青島，路經上海時曾允爲本誌寫稿，不料他去後，編者馳函往索，却來了這一信，說因喝酒遊山，文章寫不來，是亦因酒誤事之故，郁夫人該負一點責任也。來函大談酒與女人，可作散文讀。節錄如下：

『國亮兄：來函拜悉，因青島友人日日邀去喝酒遊山，所以文章寫不來。明後日去濟南，上泰山，轉至北平，閒住半月，在北平當可爲良友寫一點短稿。上海熱度如何？此間亦高至九十度以上，似爲青島十年來未有之紀錄。「酒與女人」以青島爲最多最烈，酒有啤酒威士忌白蘭地。女人則白俄日妓朝鮮妓廣娼與本地妓女。客人都是美國水兵，一夜纏頭，當在五六十元上下也……』（下略）

達夫先生風流閒散之情，活現紙上。可是過於閒散，又怕結果「文章寫不來」耳。北平讀者如見着他時，大家催催他何如？

讀者須知

「我的意見」，自上期發出徵答後，連日已經收到不少，惟本誌發出數萬，去此數尙遠。想因時間關係，有很多遠道尙未寄到者，還請大家勿放棄此權利。

有興味之短篇文字，近日收到甚多，其中佳作也不少。讀者諸君的熱心投稿，至可感謝。數萬讀者中，能執筆爲文者何止千百，何妨大家都來寫一點？本誌地盤公開，佳作即錄。一二千字之短篇最佳，不拘譯作，但求富有內容，能於滑稽輕鬆中含有至理者尤所樂於刊載。

再有一事，即各地讀者向本公司購買書籍或定戶更換地址等情，請逕寄本公司函購部，勿寄爲個人或編輯部。因編輯部每天來函盈尺，已夠使我們滿頭大汗。誠恐雞手鴨脚，照料不到，小則躭延時日，大則原函失却，徒諸君望穿秋水，啼笑皆也！

八十九期懸賞答案，因本期稿擠，留待下期揭曉。

已過立秋，天氣仍熱，願大家多喝點開水，小吃些生冷，彼此保重保重。

——馬國亮

連雲港一瞥

Glimpses of the Lien Yun Harbour.

連雲港一瞥

（蟠隱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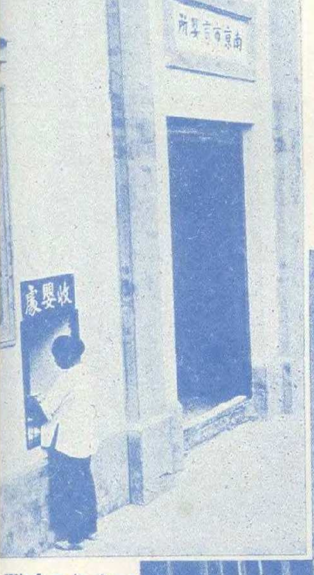
連雲港位於東經一百十九度二十七分，北緯三十四度四十五分；介於上海青島之間：東瀕黃海，南接後雲臺山，西過臨洪江口，北有鷹遊山爲其屏蔽，得免海上風浪來襲，形勢甚佳，爲我國自闢之商港也。該港之碼頭，築于灌雲縣之老窯鎮前，鎮本後雲臺山之一大低谷，漁戶多集居於斯，爲隴海鐵路東段之終點。現委荷蘭治港公司，承築阻浪堤一，泊船碼頭二，完成後，二碼頭之間，可泊商輪九艘。濬挖港內淺處，以備停泊巨輪，並闢山坡爲平地，敷鋪火車軌道。該項工程，巳進行年餘，可望明春峻工。老窯鎮西向約二公里半，爲孫家山車站，隴海鐵路東段巳完成者之最後一站，築有臨時碼頭一所，及堆棧數處，客冬隴海鐵路與招商局創始水陸聯運，卽以該碼頭裝卸貨物。惟該處水量較淺，巨輪勢難靠攏，尙須駁船代爲裝卸，孫家山車站之西約半公里，開有隧道一座，火車通行其間，名曰雲台山洞，長約一千公尺，兩端均係路塹。再西行約四公里，卽墟溝鎮，該鎮地形，爲一大平原。其沿海岸處，設有車站，並有一大沙灘，廣四五公里，絕佳之海濱浴場也。鎮內有街道四五，沿路設攤，多漁產品，頗類市集。去年中國銀行上海銀行曾設分行於是，後因故撤銷。現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尙在焉，內容極整潔，頗便於旅客。鎮內近有小規模之百貨商店及書報舖；鎮外有煤棧數家，及正在建築中之轉運公司。將來連雲港日超繁榮，則墟溝實爲該港之市區也。

婦孺救濟事業

Charity Institutions for Women and Childr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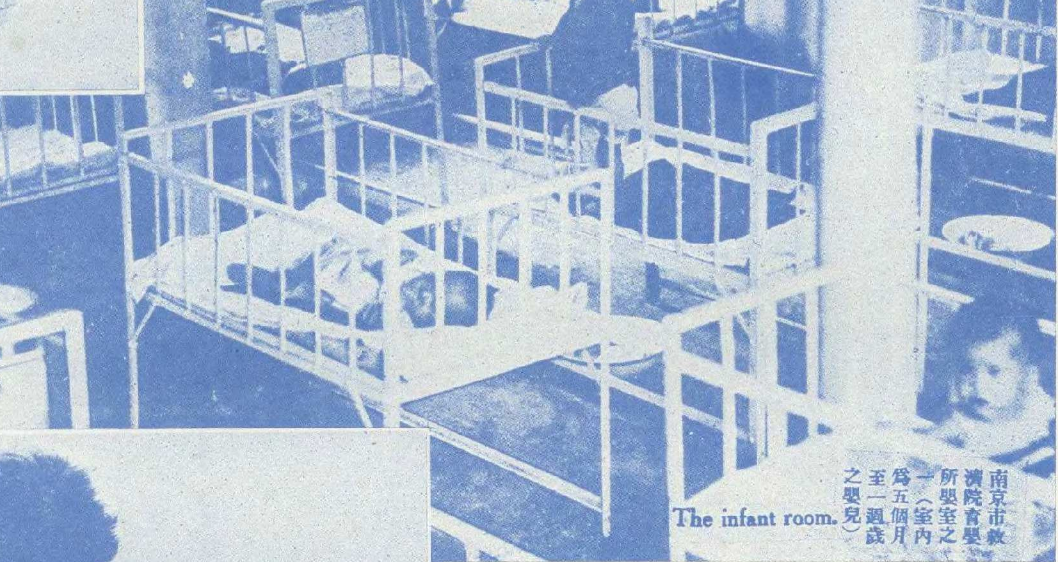
南京市救濟院之內幕

（國際社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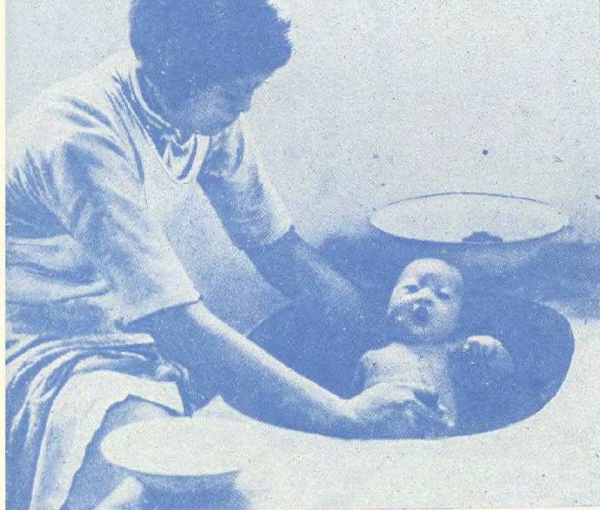
南京市救濟院育嬰所收嬰處門前

Window in front f the Nanking Pub- c Nursery opens ay and night for eceiving homeless hildren.



南京市救濟院育嬰所嬰室之一（室內爲五個月至一週歲之嬰兒）

The infant ro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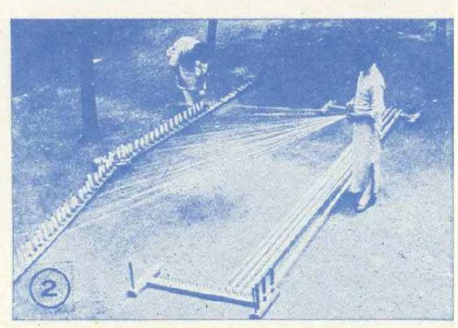
南京市救濟院育嬰所之嬰兒沐浴情形

Boy scouts of the Nanking Orphanage.

南京市救濟院孤兒所童子軍軍容

南京市救濟院婦女教養所工藝生活一斑：（1）刺繡；（2）紡紗；（3）理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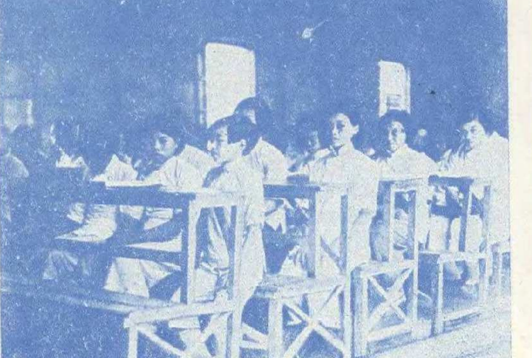
Women in the Nanking Reformatory are all taught to do different kinds of hand works, such as embroidery 1, spanning 2, hair cutting 3, etc.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之情況一斑

（舒少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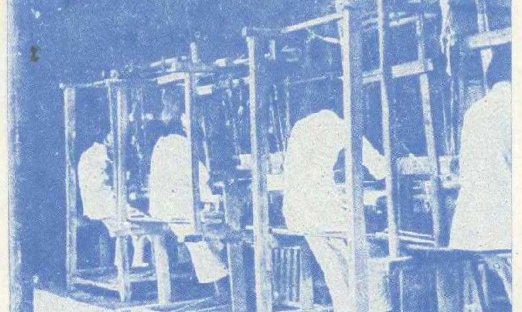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之教育工作（院中設有補習班，院生每日上課二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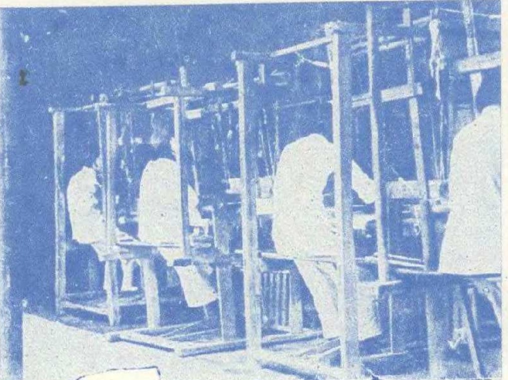
2 hours class work every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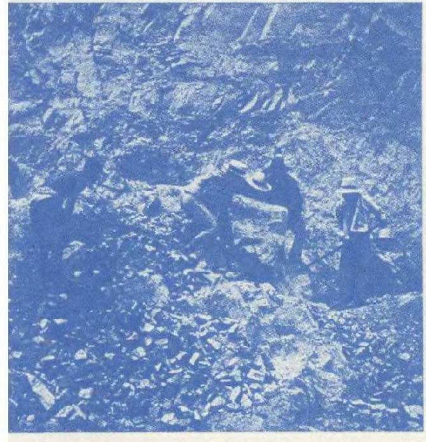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生產工作之一（織毛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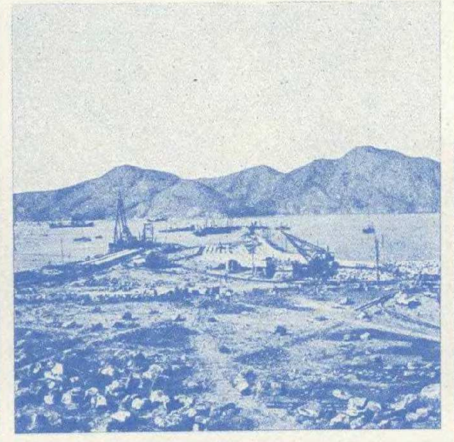
Learning to we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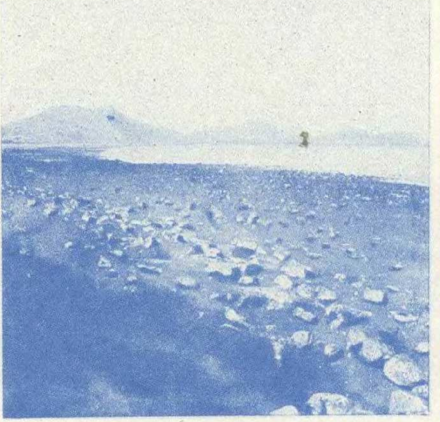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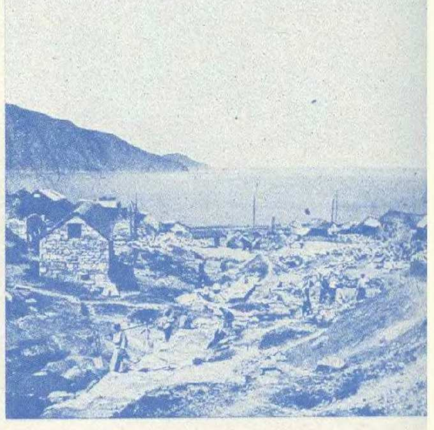
Cutting through the mountains. 闢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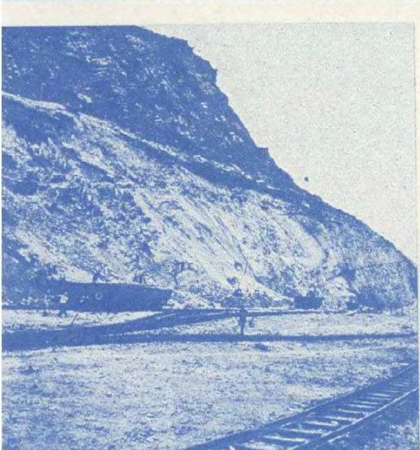
New Anchorage under construction at Lou-Yo-Chen. 老窰鎮前之阻浪堤及泊船碼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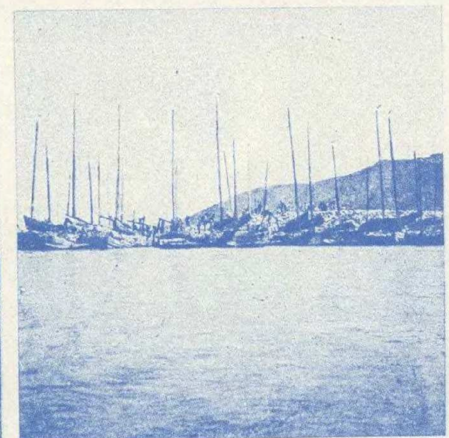
The beach of Hsu-kou-chen. 墟溝鎮前之大沙灘



Harbour construction at Lon-Yo-Chen. 建設中之老窰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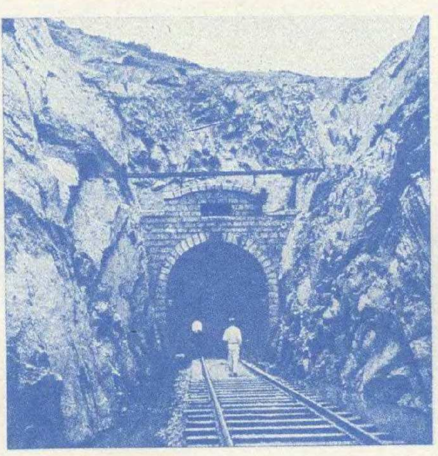


Mountain opened for railway passage. 闢山坡爲平地以敷火車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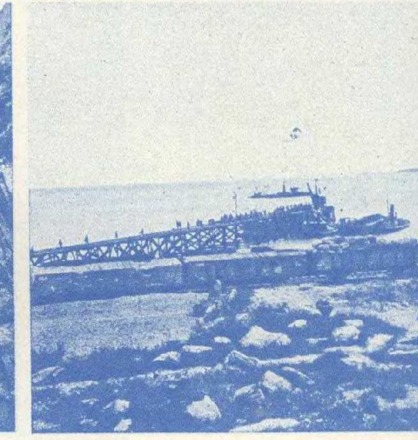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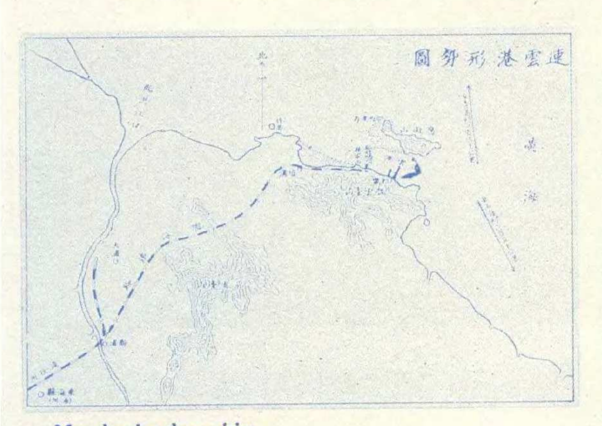
A fleet of junks carrying stones for building embankments. 民船搬運沙石用以建築阻浪堤



The railway tunnel through Yun-tan Mountain. 雲臺山洞



The busy commotion on the temporary wharf of Sun-kia-shan. 孫家山臨時碼頭之運輸忙



Map showing the position of Lien-Yun Harbour.



Washing the bab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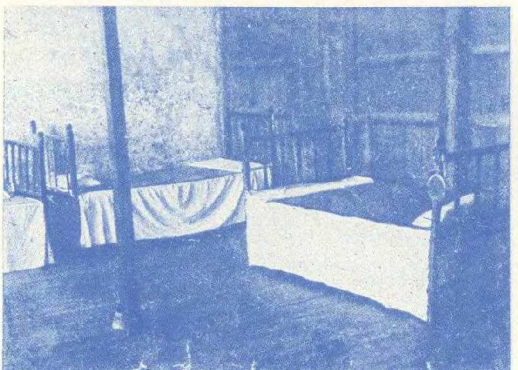
南京市救濟院育嬰所內三歲以下之兒童遊戲情形

Children under three are taught to play proper games and enjoy group life.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近況

(可　大)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創立於民國十七年，翌年建新址於觀音閣上首，內部設置，有教室，手工室，及寢室飯堂等。每月經費來源，由市政府供給，最初月撥二千五百元，幷得各方補助，經費頗爲充足；現在每月經費僅一千一百十六元，相差遠甚。院內收容之婦女，多由外間人士請求擇配，亦間有爲本人家屬領去者。院生擇配，規定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如到時某院生尙未有人申請擇配，則仍繼續留院期待下次之機會。現在全院院生達四百餘人，湘籍佔十分之七，贛籍佔十分之一，鄂籍佔十分之二，年齡以十六歲至二十二歲佔多數，次卽爲十歲至十三四歲者，二十四至三十歲之院生則僅二十餘名耳。暑期之院生生活，規定如下：上午六時起床，梳頭洗面後早操，七時至九時早膳，九時至十二時爲工作時間，其項目分縫紉，刺繡，針織等，出品以毛巾爲大宗，湘繡及衣襪等件次之，除湘繡品有向外間發售外，毛巾衣襪等件，祇足供院中人之需要而已。市府每月所撥經費，不惟不敷，且屢次超過預算之數，是以該院經費萬分困難，月前曾因伙食問題，發生風潮，幸當事人維持得力，卽告平息。院規極嚴，平日絕對禁止院生外出，卽外界人士，亦不得任意入內參觀。院生之程度，極不一致，幾有高中與幼稚園學生之懸殊，而管理及教授者，實不勝其煩矣！院生甚遵守院規，雖四百餘人，齊集於一院中，均能各自操作，是亦當事人管理得法之效果也。



The dormitory.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宿舍之一角



The dining hall. 漢口市婦女救濟院之膳食情形（每桌四菜一湯，八人共食）



今夏美國紐約大學畢業生中。有一文學士，其人曾爲軍人，現充警察，以晚間餘暇入校攻讀，卒得學士學位，可見有志向學者，不論環境如何困境，終有成功之日也。

A New York policeman becomes a Bachelor of Arts: Petrol-man Schwartzberg who qualified for a degree by night study at New York University.

法國海上飛行家伯利亞，最近發明一種水底呼吸器，能使入水者在海底作長時間之停留。圖爲伯氏與其女友梅女士在海底使用該器之影。

A modern Triton and Naiad: Commandant le Prieur, inventor of the under-water breathing apparatus, and a friend Mlle Mais, demonstrat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device on the aquarium floor.



著名矮人白伽氏，近與一矮女子名闌門者在愛替華市政廳舉行婚禮，男女儐相，悉用矮人，還近傳爲佳話。

Romance among the Lilliputans: Fritz Johann Burkert, famous midget, seen leaving the Antwerp Town Hall with his bride.



近代科學昌明，海底攝影，亦告成功，圖爲潛水明星比雷女士在美國佛郎烈打銀泉水底所攝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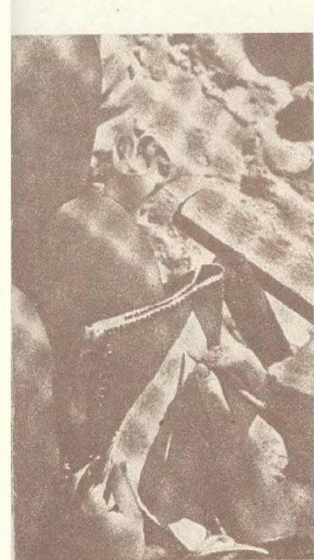
In the crystal-clear waters of Silver Springs, Miss Eileen Perry, a diver and underwater film actress, is posing as a "mermaid" with tropical fishes swimming around her.

美國一女細菌學者，最近從牛奶等物檢出細菌，製成一美國國旗，藍底白星與白條紋，清晰可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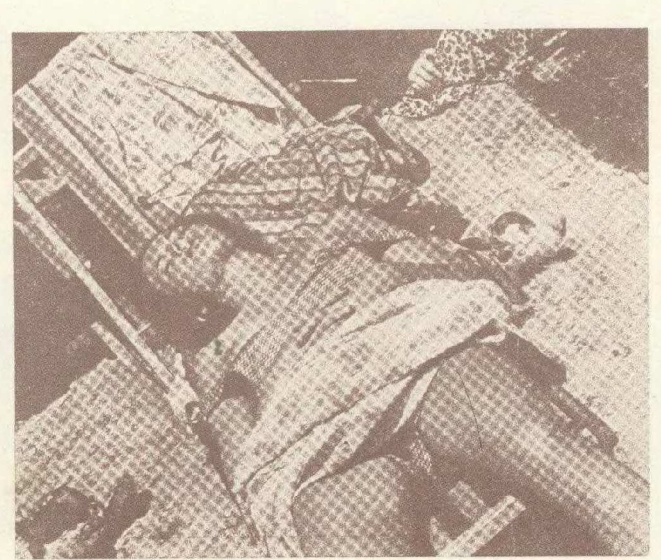


天氣炎熱，體溫增高，畏暑者祇爲苦事，最近美國某女士發明一種小匣，形如手鏢，內貯冰塊，戴在手上，可使體內之血流熱度減低，渾身感覺涼快。

A "wrist-watch" refrigerator for hot summer day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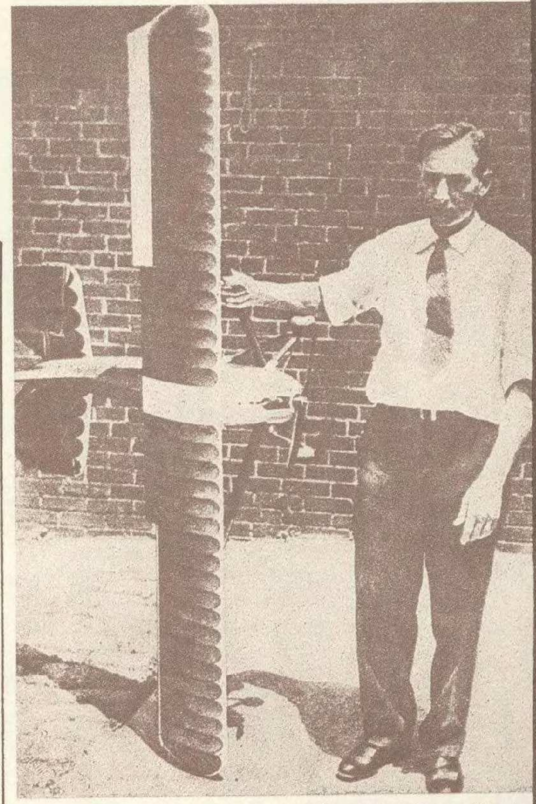
海濱之憩





Afternoon nap.

野外之午睡



Aerial transportation for the inhabitans of Lilliput: Walter Hurleman of Philadelphia displaying his plane which weighs less than ten pounds complete with motor.

年來各國飛行人材叢出，飛機之製造技術，亦日趨精巧，美國某技師最近發明一種輕便飛機，機翼只長六尺，全部機器重量不滿十磅，但其飛行力量，則與其他大機相同。

熱之餘波



海浴（盧施福攝）

扇

歌琢

入了夏季，天氣昇到華氏表上百零二度了，在這種酷熱，悶鬱的時候說起扇，大家一定是忽的感到一陣涼意般，滿爽快的。

說起扇，可就如窘羊先生說傘，一樣的也是件可憐的東西；也許扇比傘更加可憐。傘，在晴天雖然受不到人們的顧盼，但一年四季里，每一個節季，它總有這麼十天八天親近人們的機會；雨季的時候不要說，就是在亢燥的冬天，也有「天有不測之風雲」的時候，沛然下起雨來，可是扇，卻好像命里註定該坐冷宮似的，一年里頭，只有在最壞的夏季出來，自己挨着炎熱。喘着氣替人們消暑，秋風一起，命運好點的，便回到冷清的匣子之類里去，緊縮着身軀，耐着性子老等；命運壞的，卻給拋棄到齷齪的角落里，挨受着塵土的奚落，虫蟻的侵蝕。慢慢地糜爛下去，例外的只有那被派着作苦役的，才有時常接近人們的機會，可是它們的壽命，又是非常短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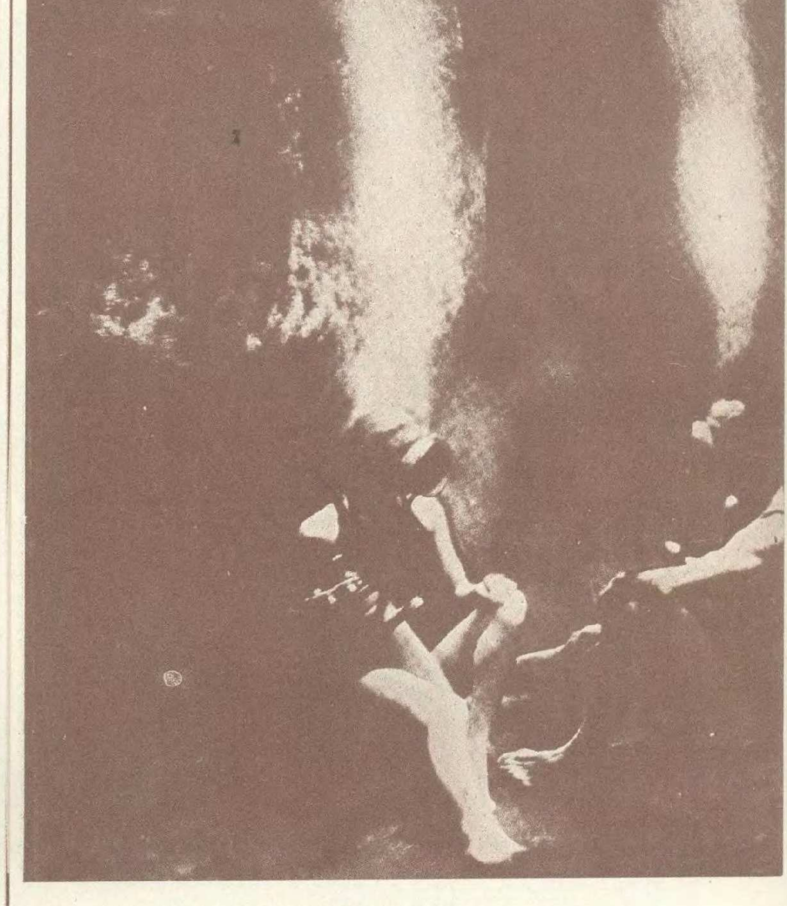
其實，我上面說的扇的命運的話，是錯了的，扇是正如人類一樣，隨着它們所屬的階級，受着不同的遭遇，原沒有什麼命運存乎其間的。美麗而又高貴的鵝毛扇，檀木扇之類，總是住在漂亮的洋房里，給許多華麗的東西羨慕着，珍惜地揑在白白胖胖的男女手里，或是閑適地躺在柔軟的床上，沙發上，呼吸着快樂的空氣，秋來時，就平安地給送到匣子之類的安全地方去，普通的竹扇之類，遭遇就差得多了，它們只好隨着貧士，小商人，小職員，……，不停的勞動着。直到夙在角落里才罷，至於葵扇之類，那可命定是該受苦受難的：它們總是日夜嗅着汗酸臭，隨着它們的主人，住在狹隘的房屋或是污穢的草棚里，沒有一刻的休憩。或者是受着人們的虐待，被派到烟黑的廚房里，做着扇爐火的苦役，直到他們的軀體，支離破碎，睡在垃圾堆里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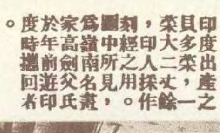
窘羊先生說：傘像一種人。不，該是某一種人像傘，我說：扇才是人類的象徵呢！古人早就以「秋扇見捐」來比被棄的女人，可見扇之被當作人類看待是古已有之的了，可是古人所見，也未免太狹淺了。扇豈止是女人的象徵！鵝毛，檀木……之類，不正是悠閑地住在洋房里的又白又胖，滿身香噴噴的男女的剪影嗎？他們正像他們有電風扇（因非國粹，故摒之門外）代勞般的有許多同類給他們勞動，揮汗流血。他們只要喀爲動動，就可以享受無窮，傲視儕輩的。普通人正是竹扇之類：他們一生辛勞，挨飢受苦，到頭來只有蹲到冷落的角落里去？葵扇之類，不用我說，大家也能夠知道是代表那一種人了。他們生下來便該當受苦受難，一生嗅着自己的血汗的腥臭，直到軀體支離破碎，躺在垃圾堆里慢慢地糜爛下去，給蛆虫做食糧！

記得十六七歲在故鄉讀書的時候，每逢夏季，總要買一把竹骨白紙的摺扇，跟着別人，在面題上一首流行的「扇子有清風，年年在手中。秋來不見面。夏至又相逢」的打油詩，以充風雅。現在回想起來，這首打油詩說得眞恰切：一到秋涼，我總是把這把風雅的幌子隨手一拋。但是到了明年蟬聲唧唧時，我手里又揑着這麼一把仍是題了這首打油詩的摺扇了。可是這把扇子，卻不是去年留下來，而是新從市上買了來，再上題去的，扇之不爲人們珍惜和可憐，於此可見一斑了。

竹扇，葵扇之類，一批一批的被毀滅了，又一批一批的產生出來。至於那美麗而又高貴的鵝毛檀木扇之類，卻多能存在，但是不論怎樣，他們歸結是要遇着秋風而被送到匣子之類里去的，可是鵝毛檀木扇之類的白胖的人們，從歷史上，再加以我二十七歲的閱歷，卻很少見到他們遇着秋風，被裝進匣子之類里去的事，這點，幾乎使我連自己也要推翻我這篇「扇」的文章了。（編者按：窘羊先生之「傘」一文，係在人間世第五期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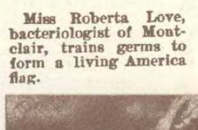
劉偉山寫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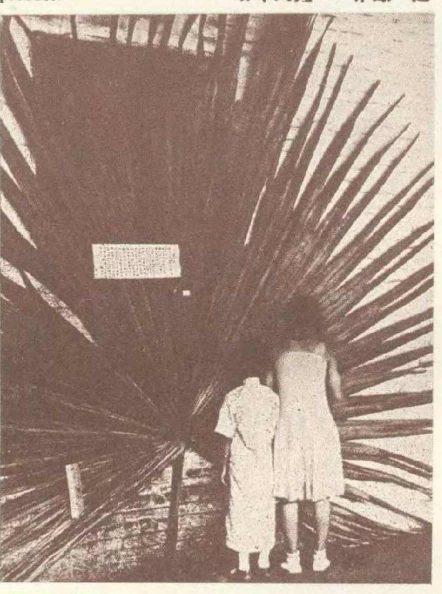


印度出產之貝多棻，一棻大二丈餘，印人採作刻經之用。圖中所見，爲嶺南名畫家高劍父氏於年前遊印度時攜回者。

Giant palmeto leaf 20 feet in height: an Indian product.



Miss Roberta Love, bacteriologist of Montclair, trains germs to form a living America fla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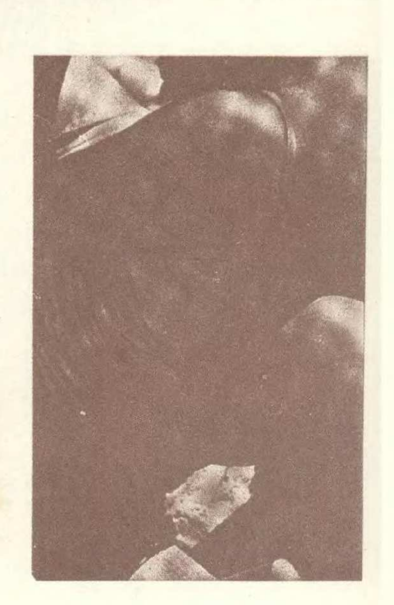
Basking in the sun.

沙灘上曝日



Miss Ho-pin at sea side.

胡萍在海濱



勞者自歌

豐子愷

勞者休息的時候要唱幾聲歌。他的聲音是粗陋的。不合五音六律，不講和聲作曲。非泣非訴非怨非慕。衝口而出，任情所至。

他的歌是短簡的。寥寥數句，忽起忽迄。他只有微少的氣力，短暫的時間。

他的歌是質朴的，不事誇張，不加修飾。身邊的瑣事，日常的見聞，斷片的思想，無端的感興，率然地雜然地流露出來。

他原是自歌，不是唱給別人聽的。但有人要聽，也就讓他們聽罷。聽者說好也不管，說惡也不管。「聾人也唱胡笳曲，好惡高低自不聞。」勞者自歌就同聾人唱曲一樣。

牽牛花這東西很賤，去年的種子落在花台裏，花台曾經拆造過，泥曾經翻過；今年夏天牠們依然會生出來，生了十幾枝。

牽牛花這東西很會攀附。我在花台旁的牆壁上釘了好幾排竹釘，在竹釘上絆許多繩子。牽牛花的蔓就會緣着繩子攀附上去。攀得很牢，而且很快。

牽牛花這東西很好高，一味想鑽上去，不久超過最高一排竹釘之上。我在其上再加一排竹釘和繩；過了一夜，她又鑽在這排竹釘之上了。加了幾次，後來須得用梯，爬上去加，但牠仍是一味好高，似乎想超過牆頂，爬上天去才好。

這種花在日本被稱為「朝顏」。她們只能在破曉的辰光開一下；太陽一出，她們統統閉縮；低下頭去，好像很難為情，無顏見太陽似的。

我夢見一隻大船，在一片茫無涯際的大海上飄搖。船裏的人，有的高臥着，有的閑坐着，有的站立着，有的連立脚地都沒有，攀住了船沿而遙空着。

為了艙位不均，各處都在那裏紛爭。有的說高臥的應該讓位，有的說閑坐的應該站起來，有的說站立的應該排緊些，有的說遙空的應該拯起來。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聲勢洶洶，滿船鼎沸。應就中有少數人說，「我們同船合命，應該大家覺悟，自動地坐均勻來，討論一個最重大的根本問題：我們這船究竟開到那裏？」但是他們的聲音很細弱，有的人聽不到；有的人聽到了，却怪他們迂腐，說目前爭艙位都來不及，那有工夫談這種問題？

我在夢中希望他們的聲音放大來。不然，我想，要到艙位終于爭定了，或者終于爭不均勻的時候，大家才會想起這根本問題來。

在雜誌上發表大衆美術的畫，其實只給少數的知識階級的人看看，大衆是看不到的。大衆看得到的畫，只有街頭的廣告畫和新年裏賣的「花紙」。廣告畫是誘他們去買物的，不是誠意供他們欣賞的。專供大衆欣賞的畫只有「花紙」。

「花紙」就是舊曆元旦市上擺攤，賣給大衆帶回家去，貼在壁上點綴新年的一種石印彩色畫。所畫的大概是舊戲，三百六十行，馬浪蕩，孟姜女，最近又有淞滬戰爭等。有飯吃的農家，每逢新年，牆壁上總新添一兩張「花紙」。農夫們，酒後工餘，都會指着「花紙」手指口講，實行他們的美術鑑賞。

可惜這種「花紙」的畫，形式和內容都貧乏，大可改良。提倡大衆美術，應該走出雜誌，到「花紙」上來提倡。

在畫中要求自然物象，是人之常情。在畫面講究形色光線的美，是畫的本職。偏重第一條件的，是古代的宗教畫，文人畫，現代的廣告畫，宣傳畫。偏重第二條件的，是立體派，構成派的畫。前者不忠于畫的本職，後者不合於人之常情。

繪畫是造型美術，應以畫的本職為主。但同時又須近於人情，方是純正的繪畫。在過去的藝術中，印象派可說是純正繪畫的好例。因為牠在自然物象中選取美的形色光線而描成繪畫，不背人之常情，而又恪守造型美術的本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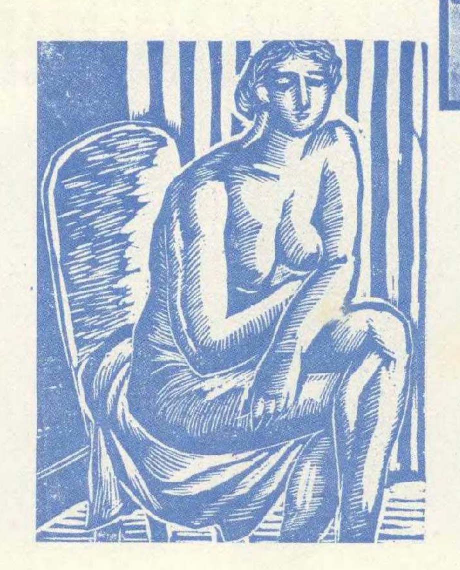
一般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一條件的繪畫，特殊鑑賞者歡喜偏重第二條件的繪畫，純正的美術愛好者歡喜純正的繪畫。無論「為藝術的藝術，」「為人生的藝術，」「象牙塔藝術，」「普羅藝術，」凡人世間的繪畫，必以人之常情和畫的本職，為千古不變的兩個根本條件。

中國畫描物向來不重形似，西洋畫描物向來重形似；但近來的西洋畫描物也不重形似了。中國畫描色向來像圖案，西洋畫描色向來照自然；但近來的西洋畫描色也像圖案了。中國畫向來重線條，西洋畫向來不重線條；但近來的西洋畫也重線條了。中國畫向來不講遠近法，西洋畫向來注重遠近法；但近來的西洋畫也不講遠近法了。中國人物畫向來不講解剖學，西洋人物畫向來注重解剖學；但近來的西洋人物畫也不講解剖學了。中國畫筆法向來單純，西洋畫筆法向來複雜；但近來的西洋畫筆法也單純了。中國畫向來以風景為主，西洋畫向來以人物為主；但近來的西洋畫也以風景畫為主了。etc。自文藝復興至今日的西洋繪畫的變遷，可說是一步一步地向中國畫接近。這一篇話其實只要列一個表。

本文作者近影

閻甘園作篆書字屏

五指峯的白雲（木刻）羅清楨作



開坐（木刻）李樺作



裸女（木刻）李琢章作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八

錢塘江畔

潘玉良作



潘玉良女士，安徽桐城人，留歐習畫多年。畢業於巴黎及羅馬美術專門學校。作品陳列於羅馬美術展覽會，曾博一時盛譽，併獲得意大利政府美術獎金。民十七年歸國。歷任上海美專及上海藝大西洋畫主任。現任中央大學教授。作畫魄力雄健，色彩鮮豔明快。上圖爲女士去年在杭之作。

LANDSCAPE (THE TSIEN TANG RIVER)
BY Y. L. POON
THE YOUNG COMPANION'S SERIES
OF CONTEMPORARY PAINTINGS
SECTION II. ACCIDENTAL: NO. 8

黃河皮筏與北江舟楫

（良友旅行團攝）

（張沅恆記）



北江海上之帆船

Sailing boats on the Pehkiang Gor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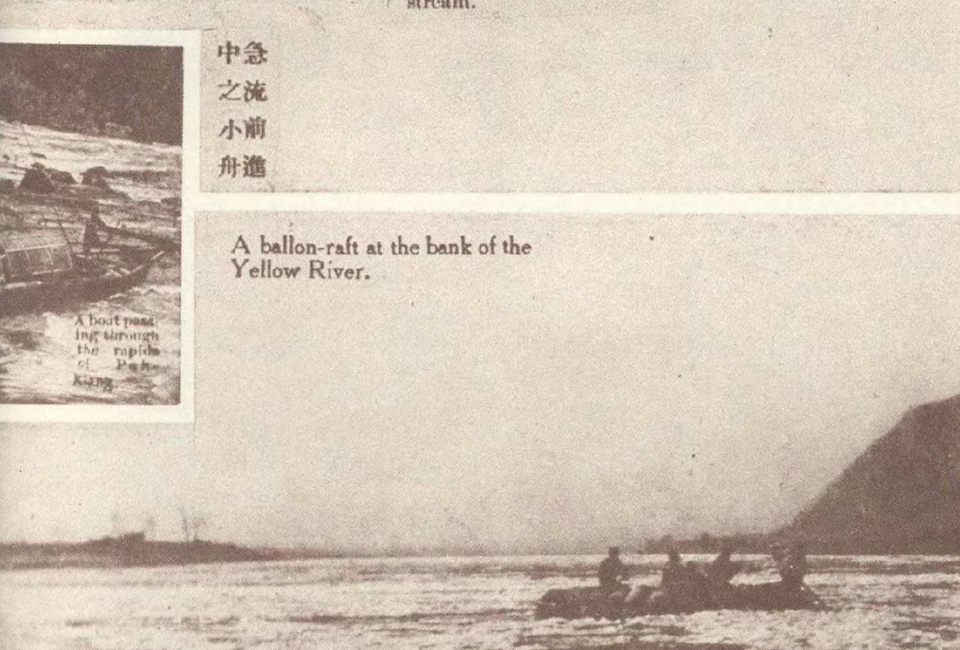
急流把舵之舟子

北江之小艇，首尾兩端均作尖長形，所以便於在河流湍急中行駛，圖爲小艇逆流前進情形。

Almost all boat on Pehkiang are built with pointed bows to reduce the resistance of the rapid stream.

急流前進中之小舟

A boat passing through the rapids of Pehkiang.



浮行於黃河上之皮筏

A ballon-raft at the bank of the Yellow River.

我祇看見過竹筏木筏，却不知在河套一帶還有一種皮筏的，前年冬天，良友全國攝影團行程到達了西北後，我們在蘭州黃河中第一次纔看見十多個鼓足了氣的牛皮聯在一起，上面載了人浮在水中順流而下，當時水勢湍急，筏很快地在眼前一瞬逝去了。

在黃河上游，因爲地勢傾斜的關係，所以水流非常湍急，由青海經甘肅至甯夏，河中行駛木船是不可能的，水道中藉爲唯一交通利器的，祇有皮筏，每當春夏水漲的時候，在上游載運貨物至蘭州甯夏包頭，時間比駱駝或大車要快捷好幾倍，但是這種筏不能逆流上溯，還須把牠拆除了由旱路運回再裝配好了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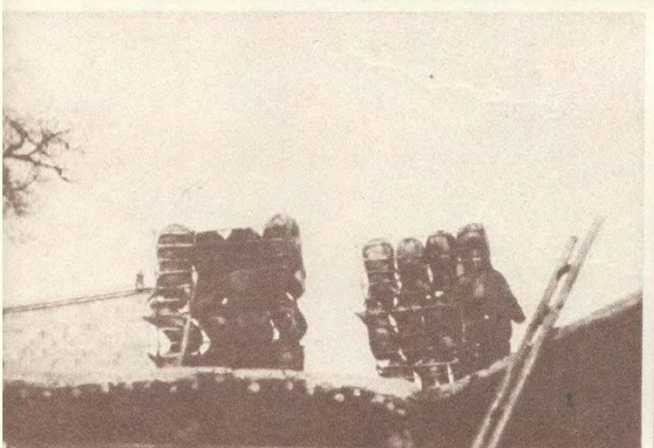
皮筏有羊皮牛皮兩種，製造方法都相同，先將整個皮剝下，刮去了毛，用鹽和胡麻油揉成柔軟，待曬乾後吹氣使牠膨脹，同時用木條編成筏形，再把皮繫上木條，載貨輕重，全視筏的大小而定，小的十餘個皮編成一筏，大的數十一百餘都有，貨物載在上面，行駛起來輕隱迅速，確是西北交通中的利器。

去年春由湘赴粵，湘省公路祇通到湘粵邊界的宜章，由宜章坐轎一天到粵境砰石，砰石到樂昌有一百數十里路程，乘民船由北江順流而下，也是當日可達。但沿途暗礁很多，舟子稍一不留神船每會遭到危險的。

北江是粵省北部主要的河流，水勢紆迴曲折，兩旁有峯巒夾峙着，風景雄奇秀麗，很和揚子三峽相彷，但是知道牠的人比較不多，所以把這山水明秀的地方湮沒了。

舟楫由北江順流而下，一天能行百餘里固不能說牠不快捷，但上江時却往往要費七八天工夫，每進到險灘或水關，更需要許多人拉縴或下水推行，同一途程，而行舟艱易，竟有天淵之別。

現代正是機械極度發達的時期，這樣由數千年傳流下來皮筏和木船早應當在淘汰之列了，但是我們國裏需要改進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實際去幹却能找到幾個人呢！



Sunning the ballons of the roofs.

皮筏裝成後，再置於屋頂上曝曬之。



Loading the raft.

皮筏以牛皮或羊皮製成，先將皮吹氣使之膨脹，放在河濱曝曬。



The skillful hoatman knows how to encounter the dangerous torrent.

灘於力時
前畔舟拉，，
乃進舟旁動敎舟水
閘舟，子繫之舟過流
形時過四牽纜，子水湍北
。情水圖舟，復合閘急江

Between Lok-chong and Ping-shek, the Pe -kiang is so full of rapids that travelling upstream is a hardship and downstream a danger.

舟過水灘，舟子在灘畔拉縴，牽舟前進。

Fighting upstream.

裝貨於皮筏上準備渡河情形。

The ballon-raft consists of many ballons made of leather.

The ballon-raft on the Yellow river.

曝乾後之皮筏，置於河濱

中外時事寫眞

HERE AND THERE

暹羅國王偕王后漫遊歐美，途抵丹麥，丹麥國王偕王子親致歡迎・

King Christian of Denmark greeting King Prajadhipok of Siam in Copenhagen. In the foreground Crown Prince Frederic is seen kissing the hand of the Siamese queen.



德國副揆巴本，調任駐奧大使，已得奧國同意，最近首途履新・

Vice-Chancellor Von Papen, Germany's new minister to Austria.

德國大總統興登堡元帥最近因病逝世，遺缺由總理希特拉以德國領袖名義兼攝；希氏總攬全德政權，舉世屬目・圖爲希氏(右)六月三十日清黨後躬赴紐台克向興氏(左)報告經過情形時兩巨頭合攝之影，亦爲興氏最後之遺照・

The late president Von Hindenburg receiving Herr Hitler after the Nazi "purge": a photograph taken a few weeks before his death.

廣東消防總所新發明之火警平安繩，爲火警時救人之利器，七月廿六日在消防所舉行試驗，成績頗佳・(黃劍豪攝)

New Life-saving device invented by the Canton Fire Bridgade: safety rope and belt that haul people down from the upper stories during fire ala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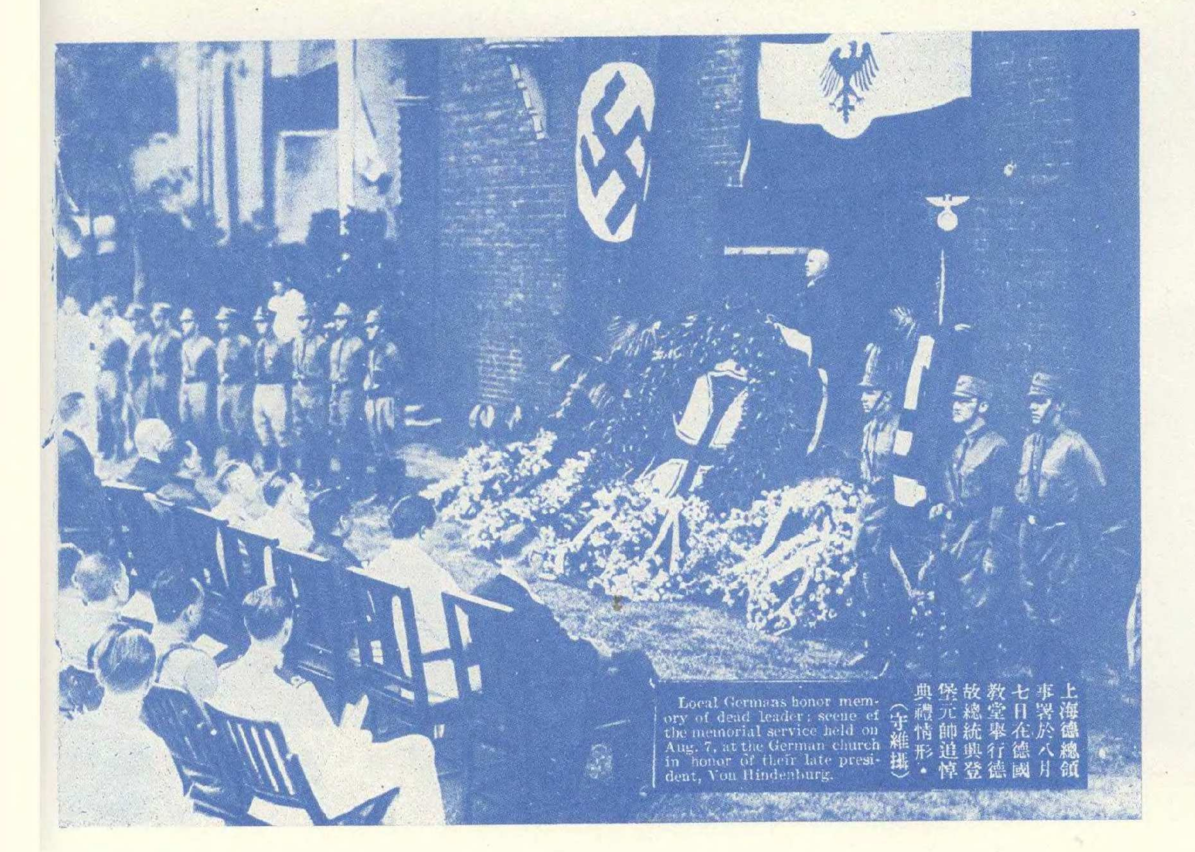




消防隊繫平安繩於腋下準備下降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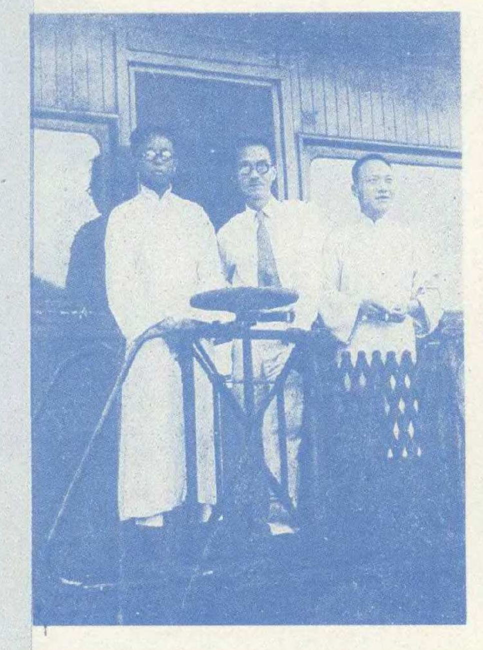
自高樓降下時情形・

將抵地面之動作・



上海德總領事署於八月七日在德國教堂舉行德故總統興登堡元帥追悼典禮情形・(守維攝)

Local Germans honor memory of dead leader: scene of the memorial service held on Aug. 7, at the German church in honor of their late president, Von Hindenburg.



廣九鐵路修約問題，最近由中英兩方代表在香港舉行會議，談判一切，圖爲我方代表首途赴港參加會議之影，由左至右：一鐵道部代表張慰慈，二粵省委胡繼賢，三前廣九路局長李仙根。（黃劍豪攝）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on the way to attend the Sino-British Con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Canton-Kowloon Railway Agreement.



Trouble in Holland: One of the armoured cars which had to be brought into action to aid the police in quelling the rioters in Jorden district of Amsterdam.

名畫家徐悲陶氏，去春峯派赴歐玫寮美術，同時微藝全國賽家佳作，運往法意比，德，展，俱等國吾覽，宜揚備國藝術，士受歐洲人近歡迎，最夫徐氏借其國人故譽諸氏，圖爲徐與夫婦祇京錄歡迎者台之影。（國際社）

Mr. Peon Tsu, famous artist of China, was heartily welcomed at Nanking on his return from his recent tour round Europe.



廣東省各界代表選舉參議員，省參議會最近成立。左圖爲工界代表投票情形。（民聲社）

Canton elects its own provincial senate: A workman is seen here dropping his ballot into the box especially assigned to the laboring cl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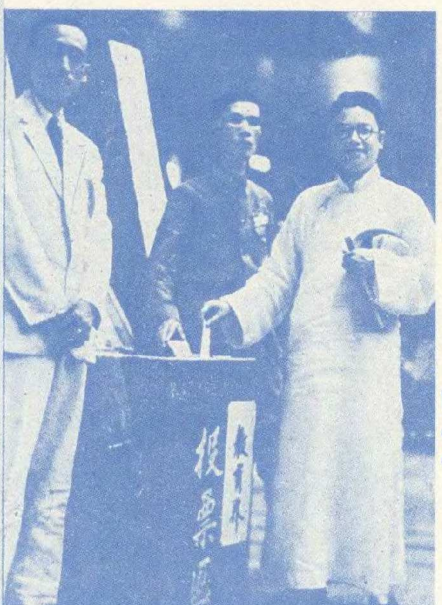


上海市教育局與衛生局主辦之兒童健康營，七月十六日開始，八月十日舉行休業式，并開懇親會，招待兒童家長及各界來賓到營參觀，圖爲吳鐵城市長蒞會致訓話之影。（陳雨宜攝）

Children's Health Camp closes on the tenth of Aug. Many parents attended the reception given by Mayor Wu Te-chen on that 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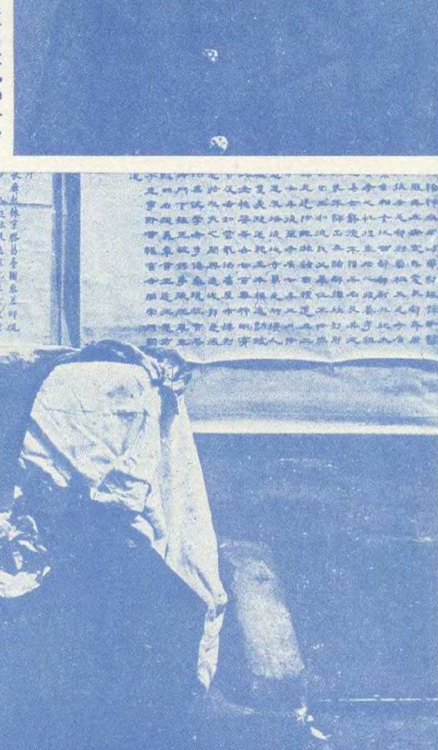
慘被長崎日童刺殺斃命之我國僑生葉木花遺影。（新聲社）

Mr. Yeh Mou-hua, Chinese student in Japan, who was murdered by a Japanese boy at Nagasaki.



廣東省參議會參議員選舉之教育界投票情形。（民聲社）

The ballot box for the educational circle.



葉木花遇難之血衣。（新聲社）

The blood stained clothes of Yeh Mou-hua.

信的故事



信的故事

（魏守忠攝）

一位小姐寫信給她的朋友(1)貼足了郵票，投進馬路傍的郵筒裏去。綠衣人來了，把那封信和郵筒裏的她的同伴通通拿來放在他的腳踏車上的皮袋中，(2)送到郵政總局去。(3)郵局裏的職員首先在每封信外面打上了戳記，於是交給分信的人把各信按照各鐵路線的路程分別排放起來，(4)全國各地都有一定的框格放信的。(5)信分好後便裝進在郵袋中，為了提防着信件裝袋時的萬一的錯誤，再有工作人員把裝袋的信件加以檢查(6)檢查了後，將袋封好，於是一邊有人忙着寫發單，預備把信發到外邊去，(7)一邊有人將袋子夾上各處地點的牌子，(8)然後用汽車搬載，(9)交火車運往各地去。(10)如果信件是寄到本埠的，那末用汽車運到支局分派好了。(11)如果收信地點是要藉輪船交通的，於是輪船就成了轉運信件的工具。(12)也有人急於將信派到外埠的親友去，火車和輪船却嫌運慢了，最快的是飛機，現在全國各地可寄航空信的已有多處。(13)

現在特別敘述由外埠寄到北平去的信件的故事。火車到了前門車站，(14)工人將信件卸運下來，(15)不久便運到郵政總局去，從袋裏倒出，放在桌子上分別理齊。(16)打上了北平的郵戳，(17)如果信封上面的收信人姓名及住址是用英文寫的，又有一班工作人員忙着加寫中文，以便郵差分派。(18)印刷物書報之類，是另有專人整理，分類的。(19)最後的重要手續就是「分信」了，等到這個手續辦妥後，郵差按照了一定的時間，全體由郵局出發，各走各的路綫派信去了。(21)到了收信人的地方，郵差自然停下來，把信件送進去。(22)接到親友來信的人，讀信時的心情是很愉快的，(23)但是他知道一封信的故事嗎？

HOW A LETTER TRAVELS



When a letter is written (1) and sent to the nearest post-box, its journey begins. There presently the post-man comes, clears the box (2) and carries it along with other letters to the post-office (3). People in the post-office are busy, they must sort the letters (4) (5) so that they might be brought to right places through the shortest routes. Now letters are grouped into separate mail-bags according to their destinations and to avoid mistakes their addresses are carefully read over again (6). Soon the bags are passed into another office to be signed by responsible executives (7) for despatching and to be properly sealed (8). A lorry (9) takes them to different places — a railway Station (10), a branch office (11) a wharf (12), or an airdrome (13). Here a group of letters are travelling on board the Peiping Express (14). As soon as they arrive at Peiping (15), they are taken to the general post-office to be sorted for the last time (16) and then passed through the stamping machine (17). In the post office there are translators who turn any address in foreign language into Chinese (18) and also expert news matter sorters (19). Now the letters are handed to postmen of different sections (20) and immediately an army of cyclists leaves the post-office (21). Safely and promptly the letter reaches the hand of the addressee (22) (23).

拿手好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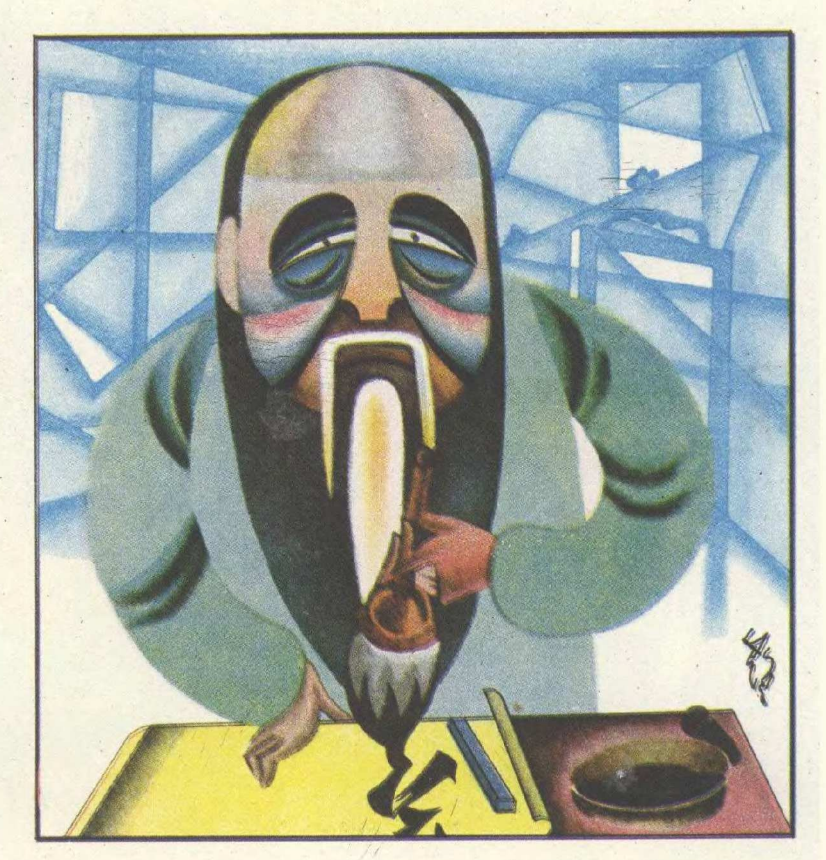
（張白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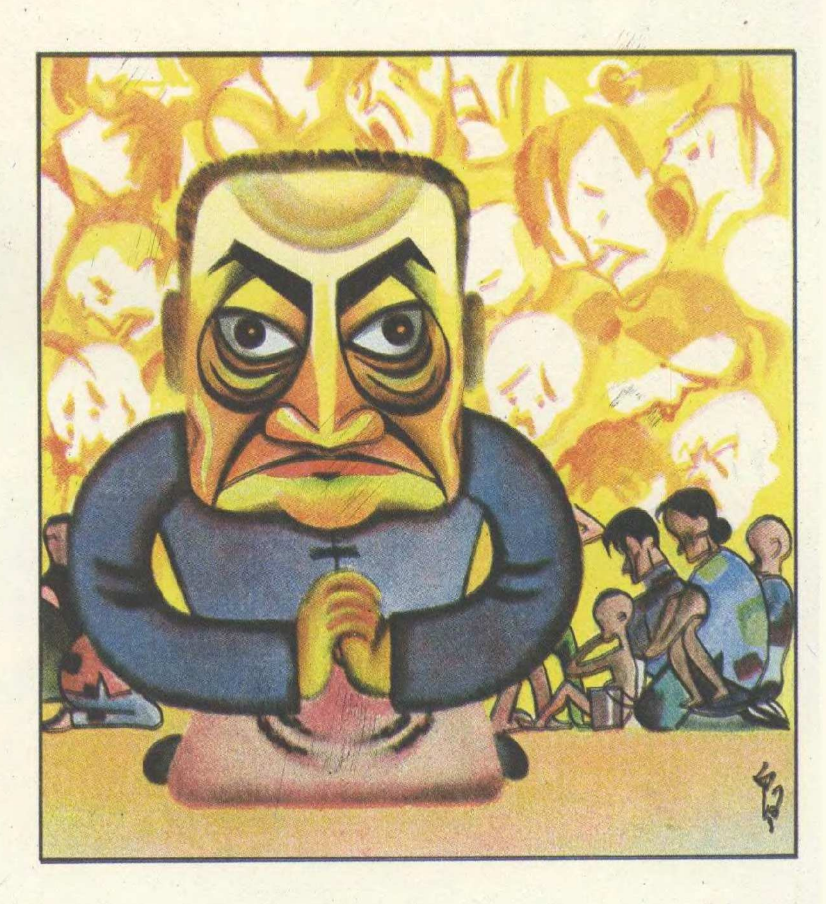
于右任寫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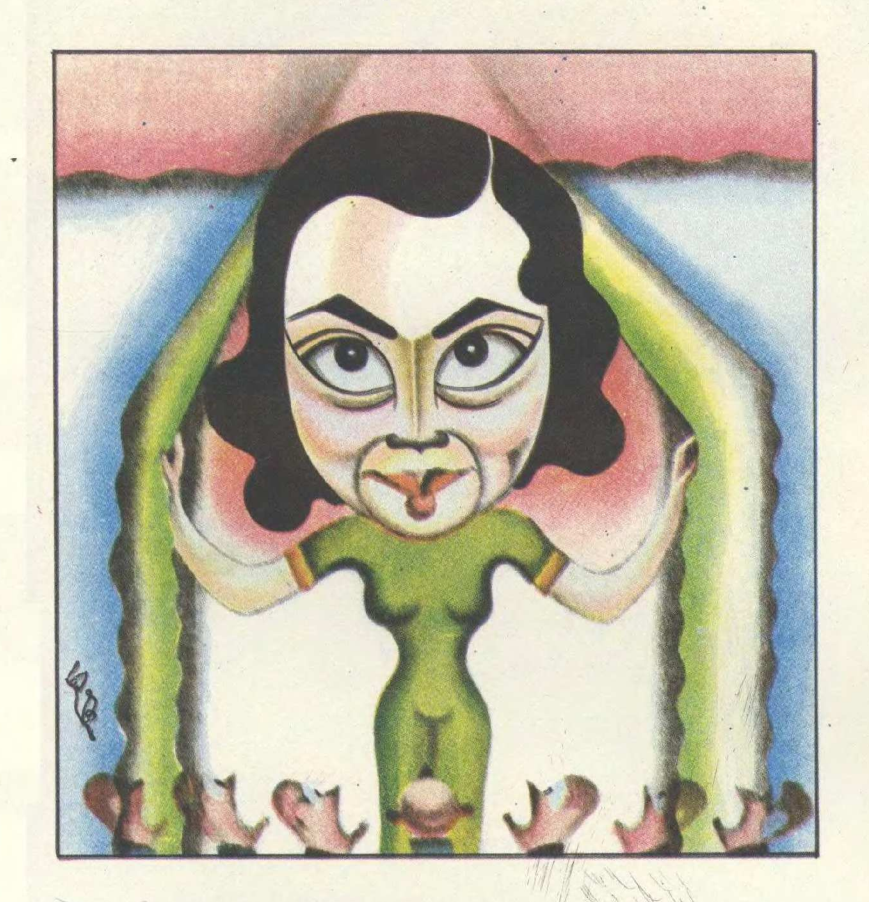
俗語說得好：一技傍身，勝過良田千頃；我于老鬍子能寫得這一手好字，也就不怕餓死了。你瞧，現在要我寫招牌的就有這麽多，將來還會有挨餓的一天嗎？因此，我也樂得看破世事，高興時拿起大筆揮幾個大字，認眞時不妨又搦起筆桿兒做做彈劾貪官汚吏的文章：一舉兩得，何樂不爲？好！我就是這個主意！

王一亭募款賑災

諸位！現在又是遍地旱災的景象了。各省有幾百萬的災民，無衣無食，他們天天都有死亡的可能，希望你們大家捐些錢來救濟這些災民，古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是大功德了，求你們「不看佛臉看僧臉」，就看在我的份上，大家捐些錢下來，救救這幾百萬的災民吧！阿彌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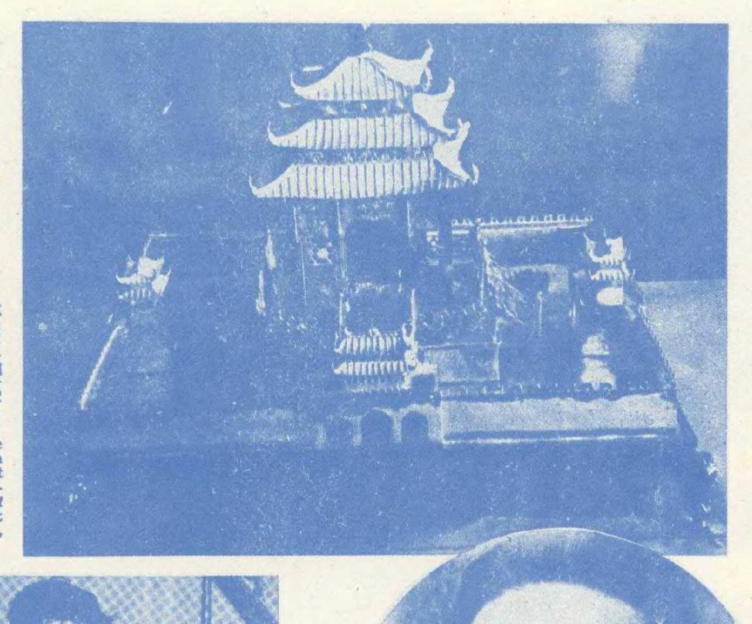
吳鐵城演說

做了市長，誰個不尊重他？有了什麽盛典或紀念會，市長就得要演說哩。尤其是做了上海的市長，國際間的應酬那末頻繁，眞是一天到晚忙個不了，——說起應酬，那又非大演其說不可了。其實演說是不容易的，開會的花樣多，赴會的人物雜，又有時間和環境的限制，即使是一部說話的機器，有時也該有「老調子唱完」之感呵！所以市長是不好做的，爲的是時要演說的緣故。

胡蝶行開幕禮

奴家是老牌「電影皇后」，誰個不知，那個不曉？遇到了什麽展覽會和新建築物開幕，人家總是要借重我的大名，請我舉行開幕禮，不是誇口的話，我對於這套玩意兒，經驗實在多極了！假使你們那一位有什麽寶號開幕的話，請我去幫幫忙，我是很願意給你們盡點義務；不過，將來生意多起來，我就分身不了，那我只好收囘點交際費限制限制一下子嘍。

時事零拾



南非洲總支部黨員贈送蔣委員長介石之銀城（國際社）

A silver miniature city was recently presented to Gen. Chiang Kai-shek by the Kuomingtang members in South Africa.

本屆芝加高百年進步展覽會中駕機表演之中國女飛行家前浙江省府主席張靜江女公子張海倫女士。

Miss Helene Tsang, the 1st woman aviator in China who has been sen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give a series of demonstration flights at the Century of Progress, Chicago.



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之公子與上海銀行家李銘之女公子最近在倫敦使館舉行婚禮，圖爲穿着大紅中國式綢禮服之新娘李女士倩影。

Miss Yioh Chung Li arriving at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 for her wedding to Dr. Szeming Sze, eldest son of the Chinese Minister in Washing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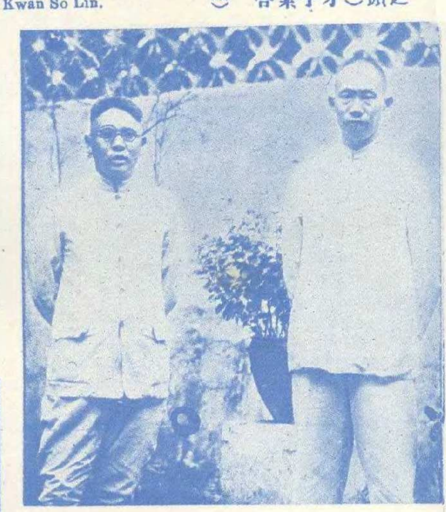


最近逝世之西南政務委員林植勉氏遺影（黃劍豪攝）

Mr. T. M. Ling, member of the South-western Political Affairs Commission passed away recent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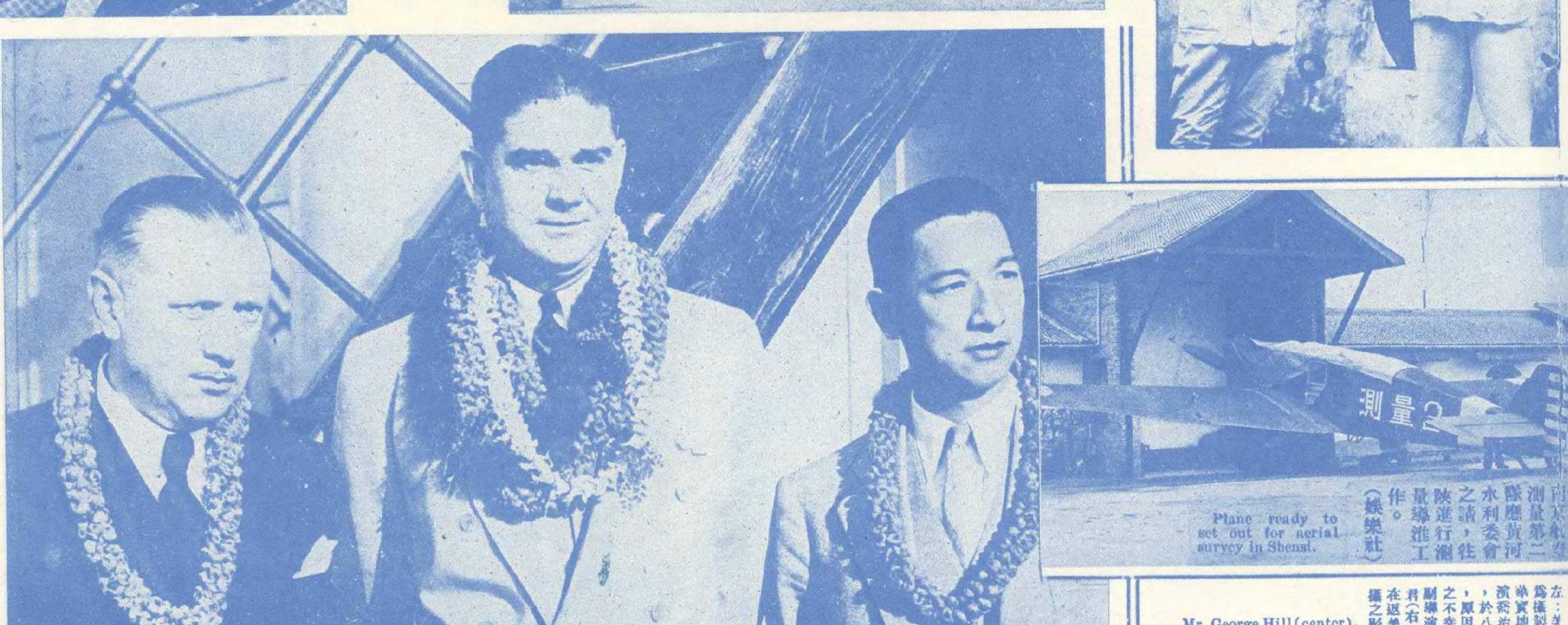
開發西北協會會員到綏考察留影（楊全德攝）

Members of the South-west China Exploitation Society arrived at Suiyuan.



前傳互鬨之黔省兩巨頭王家烈（×）與猶國才（○）言歸于好，在關索嶺晤談後合影。（松濤攝）

Hostile leaders in Yunnan reconcile: K. L. Wang(x) and K. T. Yu (o) seen together in a photograph taken at Kwan So Lin.



同[illegible]航空測量第二隊應黃河水利委會之請，往陝進行測量導淮工作。（娛樂社）

Plane ready to set out for aerial survey in Shensi.

左：美國米高梅公司，曾爲攝製「大地」一片曾來華實地攝取外景。該片導演喬治希爾離中國返美後，於八月十日即以自殺聞，原因不明，實爲電影界之不幸。圖爲喬治(中)與副導演及技術顧問李時敏君(右)及佈景師托魯包夫在返美途中經檀香山時所攝之影。

Mr. George Hill (center), director of the M.G.M. Picture "Good Earth" committed suicide on his return to U.S.A.



捨身崖盤松

捨身崖

牯嶺遊紀

黃龍潭

長，學涵來嘱，以昨日(七月九日)上山，舟車勞頓，遂睡得極香，漫應之，起床已逾十一鐘。兩腿作怪，能走和坐，而不可立，但遊興甚濃，飯後，便邀學涵與小袁出去，最初目的地，是赴仙人洞。上街買得照像片後，復至商務書館購增訂廬山指南一冊，便順着山路而下，直指黃龍潭。

「黃龍寺在牯嶺南八里，潭在其下半里，」指南上雖這樣寫着，但我們沿途仍得問人。從牯嶺正街下去，是中路，在前歸外人管理，現改爲特區。多警察，頗盡職。沿溪行，偶見一松，喜其蓬勃，我坐其下石上，臨泉水，學涵爲攝一影。更前行，路道漸新，路牌有式輝路三字，當是江西省主席所新築。巡山腰而下，約五里許，至交蘆橋，橋下瀑布，雖小而曲。橋側大石，有刻字：

『由蘆林至牯嶺，唯此路較平，但此路間橫流往來多阻。丙寅夏，余在山養痾，乃乞石於劉子成禺，建橋以利交通。橋成，林君之夏題名，爲交蘆橋。去秋洪水暴發，橋圮，茲經黃龍寺主持青松重修，行人稱便焉。——民國十七年夏閩侯林森識』。

文不甚瀏亮，言「丙寅，」「十七年」，「洪水，」「劉子，」「林君，」均待斟酌。但使我們知道這橋的歷史，也是好的。過橋路勢折而下，俯視，忽得黑瓦屋，眼光一新，誠適宜於此松杉叢植之處。惜來回均未入寺，以同遊人究非同志也。

從寺前石級下，首觀一大婆羅樹，繞以木欄。如以人圍之，非四人莫辦。下一坡，尚有一株，略小，均高十餘丈，皮作紫絳色，紋理細密，出枝極高。而細葉四垂，遮盡赤日，爲我僅見之大木，平中老柏不逮。可愛已極，隔欄摩娑久之，惜腿痛，不能遙立，以觀全豹。樹旁尚有一木，土人云是柏果，亦大，然比於婆羅，則嫌其矯揉作態矣。樹下石有字，刻：

晉僧曇詵手植婆羅寶樹，已未七月長沙……

許是清末的人幹的罷。另刻一詩：

『溪聲十里籃輿路，人影一潭水石風。噴雪飄珠寒赤日，清櫻濯足履黃童。杈枒不老前朝樹，呵護猶須後世功。羊叔登臨風日在，山花殘放石榴紅。』

此詩似從下而上，溪聲十里，是直聽到黃龍潭光景。雖不佳，亦是寫實。惟石榴，曾留心，沿途不見，想是時間不對。作者，似爲川人。

再下，路更曲，樹石亦更妙。惜石上題字，不見佳者。又多佛家語，遊山本是高興而來，一定要勸人做和尚，頗嫌近宣傳性質，稍殺風景。叢陰中，就崖石刻「降龍」兩大字，下款爲大明王士昌。想是以此恫制「黃龍」或「烏龍」，「神龍」之意。

我們從上而下，沿路的溪流，均匯於此，下去共有三潭，黃龍潭最近。我因足痛，扶杖而行，漸落後。小袁與學涵皆前進，欲趁日光攝影。我竟冒潭而過。道經烏龍潭，兩潭皆隱在山谷中，不可見，而溪流夾行路側，細審鋪路石色，及石雜色，均有異：大抵從「黃龍」下者，石色黃，中且多雜色紋；烏龍潭石白而帶黑，其取名或由此。漸行，指路牌已變爲「神龍宮故址」字樣。左右闃无人，日光掛兩峯巔，懼失道，但爲佳景，想其下或有大瀑。竟前行。越二嶺，翻下至深谷，得一橋，跨兩山腰，撫欄下望神龍潭之瀑。水分三四股，奔騰而下，阻於碎石，濺珠洒玉，不可方測。惜山中晴過久，山水未發，瀑不甚肥，雨時當更好看。蓋橋前亂石嶙峋，足增水勢。過橋，拾級行，是上天池路。疑遠，不可歸，遂折趨下潭路，欲尋「龍宮故址」。側脚步草石徑，極紆徐，似有獸跡，久而無路。時有枯藤，凝掛衣履，無法可下，乃踏亂石，返潭前，臥大石上。一時潭聲淙淙，雲天幻化，兩山高峙，如爲我作牀柱，心蕩然者久之！極捧潭水飲，甜而涼，較在漢市揮扇喝「四瓜四」之樂遠甚。汗止，復返尋烏龍潭，忽逢小袁跳亂石間，亦忍痛隨之而跳。將至潭，遇數洋女人，在那兒赤身洗澡，不耐觀。上黃龍潭坐焉。潭在暗谷中，僅側有一長瀑，其下得廣約二丈的空地承之，遂匯成潭。沙鬆石滑，深淺莫明。加以終日不見陽光，故水涼如冰，莫敢在此游泳。喜其潔，又飲數捧，神志頓清，幾欲仰臥石上，小袁數促始行。歸途中遇林森先生。聞人云：主席住廬林山上。任何人皆可謁見。

廬林

閱廬山指南，始知昨天應從御碑亭天池而經黃龍潭，反牯嶺。則異常順路，而合於所謂之「山北之一日遊程」，然這樣偉大一個山頭，如能得每日專遊一處，亦妙。

昨晚睡得極熟，晨仍遲起。細審住處，是新闢地，不甚佳，死泉水，死樹木，荒土極多。且落在中央，不高，亦不太低，日落日出均不見。據主人子說，「斜對爲雙劍峯，常插雲中，高不可上。」我想如有伴侶，定當努力登之。

以前日上山，露膝臥轎中，被曬得發紫，色極好看。但嫌熱不着痛，且大發燒。連用萬金油搽上，亦不待其愈否，便隨主人子去廬林。仍走去黃龍寺路，中途折上山，越猴子嶺。道旁有碑，刻「吼虎嶺」，小註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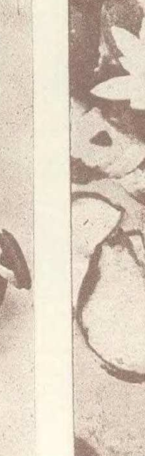
『此地俗作猴子嶺，非也。相傳有餓虎覓食吼於此穴，故名吼虎嶺。』尋其左右，實无穴，且既「非也，」當有所考，而下文接「相傳」，但「猴子」的名稱，或是人行坡上，背愈傴僂，有如猴子爬山的樣子，未見得完全「非也」。我常說，凡風景名勝，非親自去領會，不容易明白。刻碑不可靠，志書，指南等類，尤不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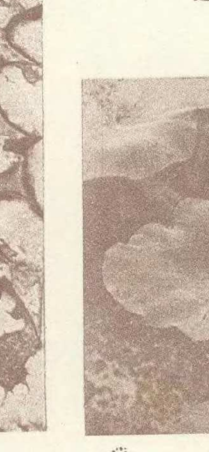
坡間，遇巡警，指左側一高山，半面光禿，似無草木，問其名，說是日照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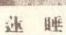
下嶺已至廬林，一帶樹木極盛，但未見廬草。只見一大游泳池，係就地築成，狹長，形如目字，無中間二筆。水淺處皆昏，深處卻綠得可愛，是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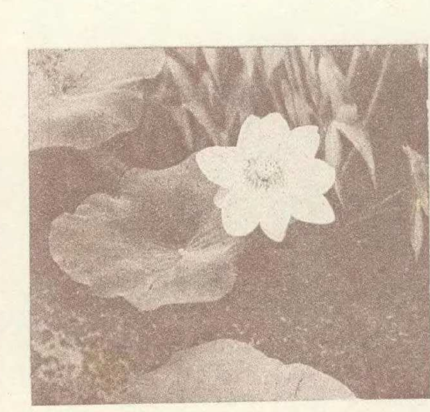
白合







睡蓮



荷

夏天的花朵 (張印泉攝)

仙人洞



烏龍潭瀑布

海戈

（高學涵攝影）

山溪水而成者。以要門票二角，我不會游，遂不進去。倚欄而看，池中倒不少男女。有鐫龍虎紋於長手臂之大塊頭，方左擁右抱，載沉載浮，與勝范蠡，但不與人以美觀。

回首看日照峯，已起白雲，遮其頂，如國畫山水的染遠山法，上濃下淡。疑古人便從此等處學來。於蘆林前，山下有人家，炊烟濃濃出，上接白岫中來雲，漸混成一塊。不識是烟是霧，而烈日在這邊，叢山中另有青光閃閃，頓憶數年前曾讀 Irving 的「Rip Van Winkle」，文中數寫山色，絕類今日，我亦將大夢於此耶？

仙人洞

以一鐘許，獨去仙人洞。連日晴甚，竟鬱熱，如非有佳景，眞不欲出門戶。主人謂爲山中卅年來未有的氣候，蓋已達八十五度有奇。

宅前右下，入大林路，路以大林寺名。而一帶却乏大木，或皆燬於太平天國的時代。里許，過廬山管理局，門前木盒中，有示，「六月二十五六日，在蓮花洞，曾獲共黨嫌疑數名，處以槍斃，」可見山遊，亦大不易！

不遠就走到大林寺，門前一額，太虛法師手書。且聞數年前，世界佛教會曾開會於此，想其中定有可觀，入門，左一列洋房，似新建，疑非出家人所居住。數步卽上正殿，三楹而止。側橫臥室，廚房四五間，都異常窄小。左右無叢林大山，趣味更乏。有知客僧坐殿前，滿臉市儈氣。問其住持，說「是太虛法師。」問何時來？答以「禮拜十四。」問來時住那里？他便用手指那一列洋房。問對面是甚麼山？他告訴我，「那是汪精衛的香爐峯。」遂不敢再問。記得五年前，太虛曾在我校講唯識論之世界思潮觀，引證中外，拉扯古今，宜其弟子應有學識，不期所遇如此！而其避暑的地方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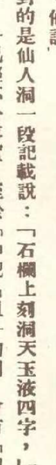
無可留連，穿三育社所築游泳池，値正事修理。從其側門出，經天橋路旁，擬返時再去。直下，忽覩路側石坊上，題「花徑」二字，並刻「白樂天詠桃花處：」而其附近，巍然一洋房，有石署「樂天別墅：」前者不知何所據，後者敢决其非白氏後人。再前行，路中築一亭，曰「息肩，」是便於山下苦力，擔柴米來牯嶺，於此得稍避日光而設的。這是有錢人多做善舉的意思。我無肩可歇。從亭右灣，上對山爲御碑亭，想先到仙人洞。

路沿崖邊開闢，寬僅二三尺，所在山石皆奇。至此已是廬山西北端，先覩一石橫插山腹，上且有刻字，字不佳，而刻工頗難。一小松從石縫間出，與石成上字形，畫中小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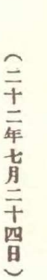
洞在大巖下，巖中空，如豬嘴大張，下顎乃疊石而成。致洞中甚寬敞，本名爲佛手巖，亦像。洞不甚深，中築石台座，供呂純陽像二，一楚石刻，無甚藝術價値。座後，便是洞底。兩旁皆有窪地，以儲巖上石隙中滲滴之水。圍石欄，如小池，欄上刻「瓊漿」二字。道人以竹筒做長勺，可舀而飲，極涼，但不如神龍潭水那樣甜得好吃。遊者談往年水深可及欄邊，今年僅數寸深。可見此山亦遭亢旱，如再晴下去，萬一水源乾涸，大家都避不成暑了。四顧石壁，遍刻字句，亂七八糟，令人愈看愈生氣。又有三四摩登少婦，橫陳洞底，如欲於此渡夜。洞口日光甚烈，不可坐。乃捨而探訪仙亭。又見林主席題竹林寺三字，刻崖間，但爲有名無寺。不能尋其寺址。突有一亭築山嘴，洋氣逼人，名觀妙，且有聯刻石柱上，却不很妙。因訪仙亭已入目，遂先去，路更曲更狹，至亭而止，得丈餘闊隙地，前此皆絕壁。亭亦新建，有屋二，桌一，磴四。屋頂爲平台，洋味頗重，不惟不可「訪仙，」連「亭」的意趣也沒有了。獨登其上，遠山均在足下，小如聚米。而起伏連綿，雲水吻合，極目將去數千里以外。仍嫌眼界爲右方石壁所阻，乃下台，撥草徑，攀藤而上，去突出之大石上立着。石高數丈，下承大石，又數十丈，再下，仍削石。只敢遠眺：長江如黃帶，沙（？）湖如綠酒杯，已覺醉人；偶爾俯視山脚怪石，或仰撐，或兀立，或負奔，便目眩膽縮，而陣風襲來，長衣飄翻，如欲下墮。足輕輭，雖手杖不能支持。適觀妙亭中有小童，覩我狀，作驚呼，更不可耐。其上猶有石，尤險，但不敢再上去了。

返御碑亭，在山巓，旁無林木。亭中僅一明太祖御製詩文碑，丈餘高，三尺許闊。石面極光滑可愛。字小如粟。文甚長，碑太高，無法可讀。然其書體刻工，遠勝仙人洞中諸題句。適有人在其中大唱「四郎探母，」擾人思索。天熱，復不想去天池寺，遂從原道返至天橋。疊下石灘，又至深谷。遙望兩山嶙峋，各於腰間出巨石，如橋磴然。天覆其上，誠如所謂。不像北平，連橋脚我也不曾看見過。

跟着溪流亂石下，有儲水小潭數疊，十餘小孩上下浴其中，審其無險，亦裸而洗之。水不甚冷，仰觀橋磴，覺兩邊高度相等，如眞有橋在其上，反覺無靈趣。洗畢，尋小徑上，其左側大石極平，可容數十人。雖險，不如訪仙亭前，但聽那下面的泉水淙淙聲，亦非有膽量，是不能支持的。



同家看商務印書館的廬山指南（二十三年六月版）和我所遊的，出入較大：現名天橋的，書上叫「吊橋凹」御碑亭是三面門，他說「四面皆門。」最不對的是仙人洞一段記載說：「石欄上刻洞天玉液四字，」「石壁中大書瓊漿二字，」已經不合事實；至於「中祀呂祖」的洞，會有「洞右旁有僧舍，」「去僧舍數武」的話，我疑心者「指南」的作者，根本未曾到過廬山。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玉簪



野菊

凌霄

自然的愛慕者

張建文攝

撩起了褲管，緊束着衫兒，到山拗裏採集乾草，拿回來作野餐的燃料。「快點走吧，不要搗蛋呵！」



都市生活是可詛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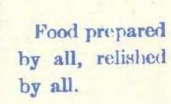
生活在都市的人們，在寓室裏看見的，不外是立體的新式傢具，飛獸牌的六燈收音機，嵌在鏡框裏的庸俗的圖畫，插在瓶子裏的一束兩束沒有生意的花……跑到馬路上，汽車揚起你一面子的灰塵，摩天房子障礙着你的遠瞻的視線，繁囂的車輪交響樂震動得你的腦神經發痛……一切的一切，都使你感覺到都市生活的死滯與不自由。

由都市到鄉村，由斗室到原野，氣象就不同啦！那兒有的是清新的風，靈活的水，巉巇的石，叢莽的林，還有，籠罩你整個靈魂與軀殼的，是寬和而舒暢的大自然的氣息！

朋友，如果你厭倦了都市的惡濁的生活，快投進大自然的懷裏來呵！

分工合作：洗菜，淘米，削柴，燒火；誰都要動手。「愛偷懶的，回到家裏享福吧！」

One washes the rice, other cleans the pot. Some set the fire, others cook the food.



大家親自動手弄出來的野餐，不管味道兒是好是壞，喫起來總比在家或在館子裏喫那珍饈美味高興得多！

Food prepared by all, relished by all.

山澗的水，是清冽的，是靈活的；山坳的所在，是幽靜的，是自由的；來玩水吧，朋友，那兒沒有道學先生束縛我們的心靈，也沒有輕薄少年偷覷我們的大腿。

Nice cool

快樂的夢，永遠不會鑽進衛眼的帳網裏去的，只有睡倒在大自然的懷裏，然後可以無憂無慮，避去一切喧鬧的刺激，讓好風拂動我們的衣裳，好夢安慰我們的心境。

Away from city, away from worry.



BACK TO NATURE

An hour's hunt for dry boughs Makes a day's fuel.

都市外的世界

曦瑩



太陽的光，使人們熱得流汗的時候，學校放長時期的暑假了。暫時的放下書包，度起家庭生活來。我爲了增加些實際的農村的知識，爲了實地的看看鄉村人民的生活狀況，便到塞北的山鄉來！

在這陌生的天地間，倒也食睡自如，炎炎的夏天裏，雖是山鄉，却喜多雨，否則中午日光直射，幾使人不敢在日光下少留，清晨，晚間，則清涼無暑；夜風吹來，又頗有秋意——這是大陸氣候的特徵吧！

熹微的暑光，衝開了夜幕的黑暗，明尖（註一）首先叫破了沉睡的宇宙。這清曼，尖銳的鳥聲，便催起了全村的居民——這是他們的起床鐘，這時候起是不會晚了的——一會兒鳴鳥多起來，間或有黃鶯伴奏着自然的「晨之歌」。這歌聲也喚醒我，便立刻起身了。小風吹着黃土房頂的青年，榴花那麼紅豔豔的。清朗的天空，由東方閃出紅日，光芒輝煌，美麗極了。我愛這黎明的時光，所以我讀書的時間，便定在這甯靜的清晨。

房中，書是唯一的陳設。從早上六點便起始讀書，吃過早飯，便看看小說，刊物和報紙，我愛看大部的著作；有一次看犧牲的時候，竟忘了去作飯。

每天十一點敲過，我便去預備午飯。這裏的村民是每日兩餐，我不慣，所以作三次「小鍋頭」（註二），每一天，我迅速的利用一小時的時間作飯，作菜，等到縣政府的午砲嚇我一跳的時候，我便匆匆的走出廚房，在客室中吃午飯。做飯的技術本是不大高明，不是蘿蔔絲了，便是茄子生硬……只是因爲那是自己親手做的，吃起來至少是很欣然的。

飯後是該休息的。隣家的老太太常愛和我談天，我想知道一些本地的人情風俗，便常在這時候和他談談，於是，此地婦女的生活，以及她們逃兵亂躲到高粱地的故事都給我知道了。有的時候在院中走走，聽聽簷下的百靈鳥的叫聲，有時蹲在花欄邊看看螞蟻們的工作情况——啊，他們精神的勇敢，合羣，努力，使我看了竟爲之自慚不如！

中午也有時候感到困倦，所以午覺是常睡的。但有時候中午便「清風送新涼，透我綺羅裳」，睡覺似乎辜負這「一片全無暑」的時光，所以勺些泉水，洗洗衣服，却更有一番滋味。在樹下，看着鳥兒跳跳，低頭望去則天光雲影，盡在水面盆邊，又覺暢然怡然。因此——脫下來的衣服我總願自己洗。

如果我高興，也許便自己下手縫一兩件衣服，樣子是隨自己的，縫法是不按一定規矩的，比起經服裝設計專家的造作的式樣要舒適得多，比起經匠人之手縫成的更覺自然！

晚飯後，我喜歡作些勞力的事——我住的院前有一口井，初來時那打水的孩子的山歌和那有節奏的轆轤聲，常使我感到新鮮的愉快。後來，我也學着去打水了；我肚中山歌絕少，便用伏爾加船夫曲代替山歌，這時我更體會出這隻寫述勞作的歌曲的趣味之高深，旋律的美妙。我相信：在深房中鋼琴邊學習此曲的小姐們是不會有這種體會的。

白天太陽太暴了，把花草都晒萎了，我愛她們，於是用些清涼的水喂她們喝。直到她們都抬起頭來，又在晚風中跳起舞來，我才離開她們去吃茶。

我生性好動，就是在這鄉間也是常常出外面的，這裏沒有雕欄砌玉，沒有小樓飛閣，沒有名園古蹟，但我們許多朋友一起步出院門，到看晚霞，上城牆，爬北山，渡清溪，甚至到麥地菜畦，林邊河際，到處都是偉大的美麗，都會使人欣慰。沈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尤其是天空日光的變化，使這偉大的美景永遠不同，永遠幻出千奇百化的美來。同是一條小溪，清晨在曦光中，便覺神妙中有甯靜，甯靜中又有動力；在夕陽薄暮時便覺如朦朧欲睡；在微雨細風時，便是迷離帶醉；在彩霞飛蓋之下，便如豔妝美女，莞爾微笑。就是在同一時間你若移動數十步再回望某景，也覺如另入一個世界！大自然的美不是繪畫，攝影，詩歌所能表現於萬一的！我這一月來俯首低徊於這自然之母親的撫慰下，感到許多精神的以及學識上的滿足，這自然的賜與，絕非城市中人所能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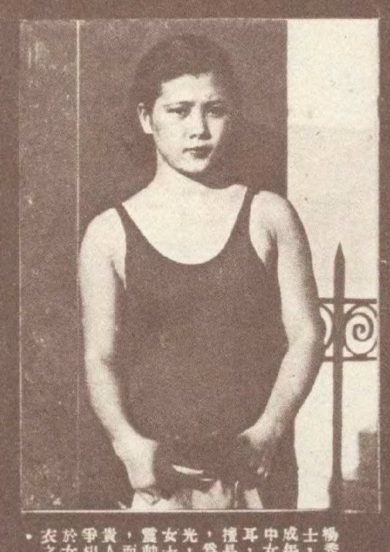
在過膩了城市生活的時候，到農村山鄉去過些日子，這裏會使你沈醉，使你覺悟到自己的責任，使你知道許多書本上，講堂上得不到的知識，使你能從自然界看出人生，看出你當如何修養你自己！

七，二〇，一九三四，於古上谷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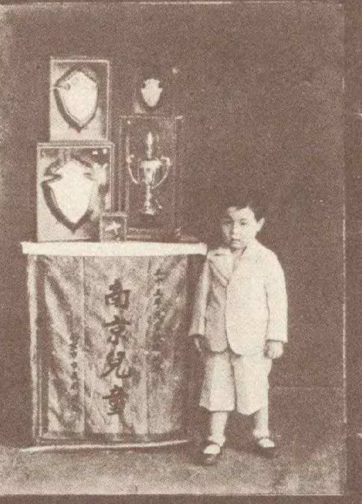
（註一）：「明尖」是鳥名，每到天才破曉，便來催人起來。

（註二）：「小鍋頭」是廚役的意思。

本文作者在鄉間的打水生活



楊秀瓊女士，一未成年之初中女學生耳，乃以擅長游泳，爲國爭光，於是女士芳名震動全國，而達官貴人，亦爭相拜倒於女士泳衣之下矣・



南京市兒童健康比賽每年一度舉行・彭先捷之次子運鷚，連得兩屆頭獎，有「南京兒童」之號・（徐仲年攝贈）



女子之價値，本不在貌，但女子幸而得天獨厚，容貌艷麗，則亦未始不是一種享名之道・上圖三女士乃最近美國選出十名美女中最美之三人也・



美國加利福尼亞省之奧倫社特亞，非有大功業之人也，但彼以高爾夫球技精良，榮譽滿國，公開高爾夫球賽冠軍，其名甚噪，遂得爲世所知矣・



小童玩石彈子，技術自有高下之分，上圖之白蒂史密女士，乃紐約女童石彈子比賽冠軍，挾有本領，遂得稱霸一時・

最近巴黎某游泳場舉行婦女游泳新裝比賽，上圖之女士乃得首獎者，一衣之精巧，亦可博取一時美名，觀此則一技之長，更不可等閒視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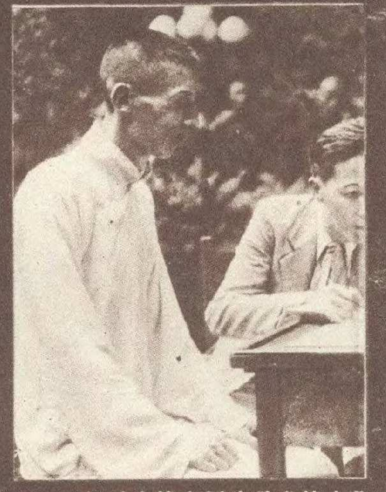


青蛙本一渺小生物，其跳躍本能，乃天所賦，但上圖之蛙，一跳而達十二尺五寸，超出其他同類，遂奪跳遠比賽冠軍・



玩腳踏車，本小孩子事，但此年長之查理氏馬非，獨以擅長腳踏車種種巧技，而得保持七項世界紀錄，見稱於時，信乎一技之長，亦足成名也！

面有麻子，實屬不幸，然最近芝加哥舉行麻子比賽，上圖之男女兩童竟以麻子最多而榮膺首獎，是則麻子有時亦不可不多也・



象棋雖小技，精此道者亦足稱雄一時，上圖穿長衣戴眼鏡者乃廣州棋王黃松軒近影・（黃劍豪攝）



女子有[illegible]上圖之芝加高大學「理想女學生」，乃從學校全體女生中所選出，智力，優容等最佳之一人也。

考德爾太太的枕頭狀

英國 D. W. Jerrold 作

陳因 譯

如果在世上有我最痛恨的事——這個你曉得的——就是向你要錢了。我自己，眞的，寗可長久一文沒有地過下去——可是我這樣幹呢，是你害我的，你是更外的丟臉！

現在我要什麼呀？你好像不知道一樣哩！我敢說，假如我自己有點錢的話，我決不向你要一文——決不的！向你要錢倒叫我痛苦死了，天曉得！

你說什麼？『如果是痛苦，爲什麼又常常這樣呢？』我想你把它當做一個笑話——你們玩笑場中的笑話。我不說，我只願我自己有點錢。凡是叫一個可憐的女人低首下心的事，莫過於去向一個男子的腰包裏去討錢。眞是可怕啊！

現在，考德爾，你聽着，像這樣的話，我不這麼的講它了。請問，現在是哪一月啦？今天在教堂裏你可瞧見孩子們成什麼樣子啦？——活像不相干人家的孩子了！

『她們有什麼要緊？』哦，考德爾！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難道她們全穿上厚毛衣戴上海狸帽子了嗎？

你說什麼？『不要緊哩！』好！你告訴我吧，你難道不曾看見布立格茲家的女孩子戴着新的春季帽子瞧不起她們的樣子麼？難道你不曾看見布拉溫家注視着斯密氏家然後又注意我們家可憐的孩子的情形嗎？那不會說，『可憐蟲呀！五月初啦還是這樣的壞相！』

你難道不曾看見麼？你更丟臉死了！眞的，那些布立格茲家的女孩子——那些小賤貨！——叫我這樣的嘔氣，我恨不能就在教堂長椅上擰她們的耳朵才趁心哩。

你說什麼？我應該慚愧？現在，考德爾喲，空談無益：如果她們夏天沒有東西的話，下個星期日孩子們決不出大門一步了。記住——她們決不了：就這樣算了吧！

我老是爲着衣服要錢麼？你怎麼會說這樣的話來？眞的世上再也沒有小孩子花費她們的老子像這樣少的了；不過事情是這樣——一個可憐的婦人她是愈想節省愈好的。

不，考德爾，親愛的！你究竟是什麼一種人喲！我知道你會把錢給我的，因爲，我想你畢竟是溺愛你的孩子們的，並且歡喜看見她們穿着得漂亮起來的。這是一個做父親的天生應該這樣的。

我要多少錢呀？讓我想想看，愛人。有嘉露琳，珈英，秀珊，瑪琍安尼，還有——

你說什麼？我無需數她們！你曉得她們有多少喲？你總老是這樣打斷我的話頭！

好，這次究竟要多少錢呢？讓我想想看——等一忽我就告訴你。你不是常常喜歡看你的親愛的小囝們看起來和新的撳針一樣麼！我曉得的，考德爾：雖然我說這話——替她們的小心祝福！——她們敬重你的，考德爾。

『多少？』請別作忙吧！嗯，我想頂少不堪——考德爾，你是曉得的，恐怕決不會有一個妻子能夠節省比我更精的了——我想，頂少不堪二十塊錢我才用作哩。

你說什麼呀？『二十塊錢是瞎嗎？』好極了，什嗎！你連一半的錢都不肯給嗎？好，考德爾先生，我不在乎。就讓孩子們衣衫襤褸：讓她不進教堂，並且讓她們長得和野孩一樣：那麼你會把錢省下來了，我想，你會心滿意足了。

『她們祇要長衫和帽子麼？』你怎麼會曉得她們所需要的東西呢？怎麼一個男子漢會曉得關於這類一切的事情呢？難道你不肯給十塊錢了麼？很好，那麼你可以拿這錢自己去購買吧。看你會怎樣使法！要是我哇，十塊錢什麼都不着。我可以對你說——不行的，先生！

不：你沒有理由講那樣的話的。我又不是想把小孩子打扮起來像伯爵家的女兒一樣！你都是常常這樣責備我，你都是：不過你知道這是不對的，考德爾：你知道的！我不過想叫她們有正當的見解罷了：還有當她們看見布立格茲家，布拉溫家和斯密氏家的孩子——她們家的老子使錢不像你的，考德爾——當她們看見她們和鬱金香一般好看的時候，自然啦，這些可憐的小乖乖心裏會以爲怎樣喲？哎，她們一定會以爲自己是不相干的人了，無論怎樣，我非要二十塊錢不可，不然，一文不要。

不，先生，不！我又不是要把孩子們打扮起來像孔雀像鸚鵡一樣的！我祇不過要使她們受人瞧得起吧了。

你說什麼？你給我十五塊錢麼？不行，考德爾——不行！要是不足二十塊錢我一文都不要。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我故意想浪費你的錢一樣：眞的我再想想，二十塊錢還有些不夠哩！

此篇原名Mrs. Candle's Curtain Lecture